五禮通考

十八

ロ七 12
1062
18

門 12
號 1062
卷 18

五禮通考卷第四十八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李奉翰總督漕運兼理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

吉禮四十八

四望山川

遼史太祖本紀太祖七年十一月祠木葉山

禮志太祖幸幽州大悲閣遷白衣觀音像建廟木葉山尊爲家神于拜山儀過樹之後增詣菩薩堂儀一節然後拜神非胡剌可汗之故也

太祖本紀天贊三年八月登阿里典壓得斯山以麃鹿祭

王圻續通考太宗天顯四年三月望祀羣神

遼史太宗本紀天顯四年秋七月戊寅祠木葉山

王圻續通考會同二年十月晉遣使請親祀南嶽從之
遼史穆宗本紀應歷十二年六月甲午祀木葉山及潢河
應歷十四年七月以酒脯祀黑山
景宗本紀保寧元年十一月甲辰朔行柴冊禮祠木葉山
聖宗本紀統和七年二月遣巫覡祭名山大川三月壬午朔遣使祭木葉山
十三年八月詔修山澤祠宇以時祀之
興宗本紀重熙十四年冬十月甲子望祀木葉山
禮志興宗先有事于菩薩堂及木葉山遼河神然後行拜山儀冠服節文多所變更後因以爲常
右遼祀山川

金史世宗本紀大定四年六月甲子以雨足命有司祭謝嶽鎮海瀆于北郊定祭四嶽五瀆禮
禮志大定四年禮官言嶽鎮海瀆當以五郊迎氣日祭之詔依典禮以四至土旺日就本廟致祭其在他界者遥祀立春祭東嶽于泰安州東鎮于益都府東海于萊州東瀆大淮于唐州立夏望祭南嶽衡山南鎮會稽山于河南府南海南瀆大江于萊州季夏土旺日祭中嶽于河南府中鎮霍山于平陽府立秋祭西嶽華山于華州西鎮吳山于隴州望祭西海西瀆于河中府立冬祭北嶽恒山于定州北鎮醫無閭山于廣寧府望祭北海北瀆大濟于孟州其封爵並仍唐宋之舊
王圻續通考七年或有言前代都長安及汴洛以太華等山列爲五嶽今既都燕當別議五嶽名時太常寺官

或取嵩高疏周都豐鎬以吳嶽爲西嶽范拱以爲非是議略曰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舜居蒲阪在華山之北以此言之未嘗據所都而改嶽祀也後遂不改

金史世宗本紀大定八年五月庚寅改旺國崖曰靜寧山曷里岾東川曰金蓮川

禮志鎮安公舊名旺國崖太祖伐遼嘗駐蹕于此大定八年五月更名靜寧山後建廟

大定十二年有司言長白山在興王之地禮合尊崇議封爵建廟宇十二月禮部太常學士院奏奉勅旨封興國靈應王即其北山地建廟宇

大定十五年五月奏定長白山封冊儀物冠九旒服九章玉圭玉冊函香幣祝冊遣使副各一員詣會寧府行禮官散齋二日致齋一日所司于廟中陳設如儀廟門外設王冊衮冕幄次牙仗旗鼓從物等視一品儀禮用三獻祭如嶽鎮其冊文云皇帝若曰自兩儀剖判山嶽神秀各鍾于其分野國將興者天實作之對越神休必以祀事故肇基王迹有若岐陽望秩山川於稽虞典厥惟長白載我金德仰止其高實惟我舊邦之鎮混同流光源所從出秩秩幽幽有相之道列聖蕃衍熾昌迄于太祖神武徵應無敵于天下爰作神主肆予冲人紹休聖緒四海之內名山大川靡不咸秩矧王業所因瞻彼旱麓可儉其禮服章爵號非位于公侯之上不足以稱焉今遣某官某持節備物冊命茲山之神爲興國靈應王仍勅有司歲時奉祀於戲廟食之享亘萬億年惟金之禎與山無極豈不偉歟自是每歲降香命有司春秋二仲擇日致祭

昭應順濟聖后大定十七年都水監言陽武上埽黃河
神聖后廟宜依唐仲春祭五龍祠故事
大定十九年有司言濾溝河水勢泛決齧民田乞官爲
封冊神號禮官以祀典所不載難之已而特封安平侯
建廟
二十一年冊封山陵地大房山神爲保陵公冕八旒服
七章圭冊香幣使副持節行禮並如冊長白山之儀其
冊文云皇帝若曰古之建邦設都必有名山大川以爲
形勝我國既定鼎于燕西顧郊圻巍然大房秀拔混厚
雲雨之所出萬物之所瞻祖宗陵寢于是焉依仰惟嶽
鎮古有秩序皆載祀典矧茲大房禮可闕歟其爵號服
章俾列于侯伯之上庶足以稱今遣某官某備物冊命
神爲保陵公申勅有司歲時奉祀其封域之內禁無得

樵採弋獵著爲令是後遣使山陵行禮畢山陵官以一
獻禮致奠
混同江大定二十五年有司言昔太祖征遼策馬徑渡
江神助順靈應昭著宜修祠宇加賜封爵迺封神爲興
國應聖公致祭如長白山儀冊禮如保靈公故事其冊
文云肯我太祖武元皇帝受天明命掃遼季荒弗成師
以出至于大江浩浩洪流不舟而濟雖穆滿渡江而黿
梁光武濟河而水冰自今觀之無足言矣執徐之歲四
月孟夏朕時邁舊邦臨江永嘆仰藝祖之開基佳江神
之效靈至止上都議所以尊崇之典葢古者五嶽視三
公四瀆視諸侯至有唐以來遂享帝王之尊稱非直後
世彌文而崇德報功理亦有當然者矧茲江源出于長
白經營帝鄉實相興運非錫以上公之號則無以昭答

神休今遣某官某持節備物冊命神爲興國應聖公申
命有司歲時奉祀於戲嚴廟貌正封爵禮亦至矣惟神
其衍靈長之德用輔我國家彌億年神亦享廟食于無
窮豈不休哉
嘉蔭侯大定二十五年勅封上京護國林神爲護國嘉
蔭侯毳冕七旒服五章圭同信圭遣使詣廟以三獻禮
祭告其祝文曰蔚彼長林實壯天邑廣袤百里惟神主
之廟貌有嚴侯封是享歆時蠲潔相厥滋榮是後遇月
七日上京幕官一員行香著爲令
大定二十七年春正月尚書省言鄭州河陰縣聖后廟
前代河水爲患屢禱有應當加封號廟額今因禱祈河
遂安流乞加褒贈上從其請特加號曰昭應順濟聖后
廟曰靈德善利之廟每歲委本縣長官春秋致祭如今

瀘溝河神大定二十七年奉旨每歲委本縣長官春秋
致祭如令
章宗本紀明昌四年十二月甲寅冊長白山之神爲開
天弘道聖帝
禮志明昌四年十月備袞冕玉冊儀物上御大安殿用
黃麾立仗八百人行仗五百人復冊爲開天弘道聖帝
章宗本紀明昌六年九月甲申冊靜寧山神爲鎮安公
忽土白山神爲瑞聖公十二月乙亥詔加五鎮四瀆王
爵
禮志明昌六年八月以冕服玉冊冊靜寧山神爲鎮安
公冊文曰皇帝若曰古之明山咸在祀典軒皇之世神
靈所奉者七千虞氏之世望秩每及于五載益惟有益
于國是以必報其功逮乎後王申以徽冊至于嶽鎮之

外或亦封爵之加故太白有神應之稱而終南有廣惠之號禮由義起事與時偕載籍所傳于今猶監朕修和有夏咸秩無文眷茲靜寧秀崎朔野緜澤布氣幽贊乎坤元導風出雲協符乎乾造一方之表萬物所瞻南直都畿壯維障徼連延廣厚寶藏攸興盤固高明諏宮斯奠昔有遼嘗恃以富國迄大定更為之錫名洪惟世宗功昭列聖亦越顯考德利生民爰即歲時駕言臨幸兵革不試遠人輯寧雨暘常調品彙蕃庶此上帝無疆之貺亦英靈有相之符比即興情載修故事顧先皇駐蹕之地揖累世承平之風迓續遺休式甄神祐肆象德以畀號仍班台而闡儀宇象一新采章具舉今遣使某副某持節備物冊命神為鎮安公仍勅歲時奉祀於戲容典焜燿精明感通惟永億年翊我昌運神其受職豈不

瑞聖公即麻達葛山也章宗生于此世宗愛此山勢衍氣清故命章宗名之後更名胡土白山建廟明昌六年八月以衮服玉冊封山神為瑞聖公建廟命撫州有司春秋二仲擇日致祭為常其冊文曰皇帝若曰國家之興命歷攸屬天地元化惟時合符山川百神無不受職粹精薦瑞明聖繼生著丕應于殊禎啟昌期于幽贊哀對信猶之典咸修望秩之文嘉乃名山奠茲勝地下綿乾分上直樞靜盤析木之津達中原之氣廓除氛祲函毓太和仰惟光烈昭垂徽音如在即高明而清暑克靜壽以安仁周廬安寧厚澤浹洽朕祇循祖武順講時巡感美號以興懷佩聖謨而介福言念誕彌之初度抑由翊衛之効靈然猶祀秩無章神居不屋非所以盡報功

崇德之義副追始樂原之心爰飾名稱載新祠宇勒恍辭于貞琰涓良日于元龜彰服采以辨威潔庶縣而致祭闡揚茂實敷繹多儀今遣使某副某持節備物冊命神爲瑞聖公仍勑有司歲時奉祀於戲尚其聰明歆此誠意孚休惟永亦莫不寧

王圻續通考 料石岡祠 海陵嘗過此祠持杯筊禱曰使吾有天命當得吉卜投之吉又禱曰果如所卜他日當有報否則毀爾祠宇投之又吉及即位貞元元年十月封料石岡神爲靈應侯

金史禮志 明章間從沂山道士楊道全請封沂山爲東安王吳山爲成德王霍山爲應靈王會稽山爲永興王醫無閭山爲廣寧王淮爲長源王江爲會源王河爲顯聖靈源王濟爲清源王每歲遣使奉御署祝版奩薦桑驛詣所在率郡邑長貳官行事禮用三獻讀祝官一捧祝官二盥洗官二奉爵官一司尊彝一禮直官四以州府司吏充前三日應行事執事官散齋二日治事如故宿于正寢如常儀前二日有司設行事執事官次於廟門外掌廟者掃除廟之內外前一日有司牽牲詣祠所享官以下常服閱饌物視牲充腯享日丑前五刻執事者設祝版于神位之右置于坫及以血豆陳于饌所次設祭器皆藉以席掌饌者實之左十籩爲三行以右爲上實以乾棗形鹽魚鱐鹿脯榛實乾桃菱芡栗右十豆爲三行以左爲上實以芹菹筍菹韭菹菁菹葵菹魚醢兎醢豚拍鹿臡醓醢醢次設犧尊二象尊二在堂上東南隅北向西上犧尊在前實以法酒犧尊

初獻官酌象尊亞終獻酌又設太尊一山尊一在神位前設而不酌有司設燭于神位前洗二在東階之下直東雷壯向罍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執罍篚者位于其後又設搢位于廟門外初獻在西東向亞終及祝在東南向北上開瘞坎于廟內庭之丑前五刻執事官各就次掌饌者帥其屬實饌具畢凡祭官各服其服與執事官行止皆贊者引點視陳設訖退就次引初獻以下詣廟南門外搢位立定贊禮者贊揖次引祝升堂就位立次引初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以爵授執事者執笏升堂詣酌罇所西向立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搢笏執爵執罇者舉冪執事者酌酒初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詣神座前北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

授初獻初獻執爵三祭酒奠爵訖執笏俛伏興少立次引祝詣神位前東向立搢笏跪讀祝訖執笏興退復位初獻再拜贊禮者引初獻復位次引亞獻酌獻並如初獻之儀次引終獻並如亞獻之儀贊者引初獻官詣神位前北向立執事者以爵以俎進減神座前肺肉前脚第三節共置一俎上以授初獻初獻以授執事者初獻取爵遂飲卒爵執事者進受爵復于坫初獻興再拜贊者引初獻復位贊者曰已飲福受胙者不拜亞獻官以下皆再拜訖次引初獻以下就望瘞位以饌物進于坎東[illegible]名二人贊者曰可瘞寘土半坎又曰禮畢遂引初獻官以下出祝與執尊罍篚冪者俱復位立定贊者曰再拜再拜訖遂出祝版燔于齋所

宣宗本紀貞祐三年十一月壬申遣參知政事侯摯祭河神于宜村

王圻續通考哀帝天興三年正月冊柴潭神爲護國靈應王

右金祀山川

元史世宗本紀中統二年秋七月乙丑遣使持香幣祀嶽瀆冬十月辛卯遣道士訾洞春代祀東海廣德王廟

祭祀志嶽鎮海瀆代祀自中統二年始凡十有九處分五道後乃以東嶽東海東鎮北鎮爲東道中嶽淮瀆瀆北海南嶽南海南鎮爲南道北嶽西嶽后土河瀆中鎮西海西鎮江瀆爲西道既而又以驛騎迂遠復爲五道道遣使二人集賢院奏遣漢官翰林院奏遣蒙古官出璽書給驛以行中統初遣道士或副以漢官

世祖本紀至元三年秋七月丙午遣使祀五嶽四瀆

祭祀志至元三年夏四月定歲祀北嶽鎮海瀆之制正月東嶽鎮海瀆土旺日祀泰山于泰安州沂山于益都府界立春日祀東海于萊州界大淮于唐州界三月南嶽鎮海瀆立夏日遙祭衡山土旺日遙祭會稽山皆于河南府界立夏日遙祭南海大江于萊州界六月中嶽鎮土旺日祀嵩山于河南府界霍山于平陽府界七月西嶽鎮海瀆土旺日祀華山于華州界吳山于隴縣界立秋日遙祭西海大河于河中府界十月北嶽鎮海瀆土旺日祀恒山于曲陽縣界醫無閭于遼陽廣寧路界立冬日遙祭北海于登州界濟瀆于濟源縣祀官以所任守土官爲之既有江南乃罷遙祭

世祖本紀至元四年春正月癸丑勅封昔木土山爲武

定山其神曰武定公泉爲靈淵兵神曰靈淵侯夏四月
辛未遣使祀嶽瀆
十二年二月甲辰立河瀆等廟于河中解州洪洞趙城
庚午命怯薛丹察罕不花侍儀副使闊思義真人李德
和代祀嶽瀆
十三年五月乙未遣使代祀嶽瀆秋七月丙辰遣使持
香幣祠嶽瀆
十四年二月甲子遣使代祀嶽瀆五月乙卯命真人李
德和代祀濟瀆秋七月丁巳回水窩淵聖廣源王加封
善佑常山靈濟昭應王加封廣惠安邱電泉靈霈侯追
封靈霈公
十五年春正月賜湖州長興縣金沙泉名爲瑞應泉金
沙泉不常出唐時用此水造紫筍茶進貢有司具牲幣
祭之始得水事訖輒涸宋末屢加浚治泉迄不出至是
中書省遣官致祭一夕水溢可溉田千畝安撫司以事
聞故賜今名八月制封泉州神女號護國明著靈惠協
正善慶顯濟天妃
祭祀志凡名山大川忠臣義士在祀典者所在有司主
之惟南海女神靈惠夫人至元中以護海運有奇應加
封天妃神號積至十字廟曰靈慈直沽平江周涇泉福
興化等處皆有廟
世祖本紀至元十六年五月丙子進封桑乾河神洪濟
公爲顯應洪濟公
十七年二月遣使代祀嶽瀆十二月修桐柏山淮瀆祠
二十一年五月辛巳加封衛輝路小清河神曰洪濟威
惠王

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遣使代祀五嶽四瀆東海冬十月甲辰修南嶽廟
二十三年春正月壬午太陰犯軒轅太民遣使代祀嶽瀆東海
二十六年春正月辛丑遣使代祀嶽瀆東南海
二十七年春正月丁巳遣使代祀嶽瀆海神九月辛亥修東海廣德王廟
二十八年饑二月己卯遣官持香詣中嶽南海淮瀆致禱丁酉詔加嶽瀆四海封號各遣官詣祠致告

王圻續通考至元二十八年正月帝謂中書省臣言曰五嶽四瀆祠事朕宜親往道遠不可大臣如卿等又有國務宜遣重臣代朕祠之漢人選名儒及道士習祀事者其禮物則每處歲祀銀香盒一重二十五兩五嶽組金幡二鈔五百貫四瀆織金幡二鈔二百五十貫至則守臣奉詔使行禮皇帝登寶位遣官致祭降香幡盒如前禮惟各加銀五十兩五嶽各中統鈔五百貫四瀆四海五鎮各中統鈔二百五十貫或他有禱禮亦如之

是年春二月加上東嶽爲齊天大生仁聖帝南嶽司天大化昭聖帝西嶽金天大利順聖帝北嶽安天大貞元聖帝中嶽中天大寧崇聖帝加封江瀆爲廣源順濟王河瀆靈源弘濟王淮瀆長源博濟王濟瀆清源善濟王東海廣德靈會王南海廣利靈孚王西海廣潤靈通王北海廣澤靈祐王

時東平布衣趙天麟上策曰臣聞天子祭天地及天下之名山大川諸侯祭社稷及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大

夫祭五祀士祭宗廟庶人祭祖考於寢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皆有制以節之今國家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既有禮部及太常司侍儀司以備其節文又詔令所在官司歲時致祭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節士之載在祀典者皆其宜也竊見方今小民不安常典妄事神明其類甚多不可枚舉夫東嶽者太平天子告成之地東方藩侯當祀之山今乃有娼優戲謔之徒貨殖屠沽之子每年春季四方雲聚有不遠千里而來者有提挈全家而至者千越邦典瀆神明停廢產業耗損食貨亦已甚矣昔季氏魯國之上卿旅於泰山孔子猶欲其宰救之況小民之賤乎大人之教不以名器分之則將紊矣小民之心不以名器繩之則將恣矣況淫祀者事神之誠極寡希福之貪甚多且父慈子孝何

用焚香上安下順何須楮幣不然則雖竭天下之香繼爐而焚之罄天下之楮爲幣而燔之臣知其斷無益矣然而聖人立祀禮者報其當然之本行吾當然之義也伏望陛下申明前詔使天下郡縣官各祭名山大川聖帝明王忠臣節士之在其地者凡下民當祭之神如祖考及門庭戶竈等聽之凡非典所當祀而祀者禁之無令妄瀆凡祈神賽社聚酒羶肉飾立神像泥金鏤木者禁之無令妄費如是則非但巫風寢消抑亦富民一助

蕙田案山川之祀其來自古天子諸侯之秩祀本無與于小民自後世加封晉號非時淫祀一切皆邀福之心小民化之遂至如此趙天麟所奏切中時弊有益世教此風至今猶然不可禁止人心之惑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二十九年二月遣使代祀嶽瀆四海

三十年正月丁亥遣使代祀嶽瀆東海

成宗本紀元貞二年二月遣使代祀嶽瀆

大德元年六月甲午諸王也里干遣使乘驛祀五嶽四瀆命追其驛券仍切責之

二年二月癸未詔諸王駙馬毋擅祀嶽鎮海瀆三月壬子詔加封東鎮沂山爲元德東安王南鎮會稽山爲昭德順應王西鎮吳山爲成德永靖王北鎮醫無閭山爲貞德廣寧王中鎮霍山爲崇德應靈王勅有司歲時與嶽瀆同祀著爲令式

四年遣使祠東嶽

武宗本紀至大元年三月遣使祀五嶽四瀆名山大川

仁宗本紀延祐四年冬十月遣御史大夫伯忽參知政事王桂祭陝西嶽鎮名山

祭祀志南海女神靈惠夫人皇慶以來歲遣使齎香編祭金幡一合銀一鋌付平江官漕司及本府官用柔毛酒醴便服行事祝文云維年月日皇帝特遣某官等致祭于護國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

英宗本紀至治元年五月辛卯海漕糧至直沽遣使祀海神天妃　三年二月海漕糧至直沽遣使祀海神天妃

泰定帝本紀泰定元年二月加封廣德路祠山神張真君曰普濟寧國路廣惠王曰福祐

王圻續通考泰定元年遣使代祀嶽瀆又以鹽官州海水溢遣使祀海神

二年遣使代祀龍虎武當二山又遣使代祀嶽瀆名山大川

元史泰定帝本紀泰定三年三月乙巳朔帝以不雨遣使分祀五嶽四瀆名山大川及京城寺觀秋七月甲辰遣使祀海神天妃八月辛丑作天妃宮于海津鎮鹽官州大風海溢遣使祭海神十一月戊午加封盧陵江神曰顯應

四年秋七月乙丑遣使祀海神天妃閏九月甲戌命致祭五嶽四瀆名山大川冬十月甲辰改封建德路烏龍山神曰忠顯靈澤普祐孚惠王

致和元年春正月甲申遣使祀海神天妃加封幸淵龍神福應昭惠公三月甲申遣戶部尚書李家奴往鹽官祀海神仍集議修海岸夏四月甲寅改封蒙山神曰嘉惠昭應王鹽池神曰靈富公洞庭廟神曰忠惠順利靈濟昭佑王

文宗本紀天歷元年九月壬戌遣使祭五嶽四瀆二年冬十月己亥加封天妃為護國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賜廟額曰靈慈遣使致祭遣使代祀嶽瀆山川十一月戊午遣使代祀天妃

王圻續通考至順二年冬十月遣秘書太監王珪等代祀嶽鎮海瀆

三年遣使分祀嶽鎮海瀆

五年加北嶽之神為安天大貞元皇帝

順帝至元元年加封真定路滹沱河神為昭佑靈源侯

元史順帝本紀至正二年春正月癸巳遣翰林學士三保等代祀五嶽四瀆

九年九月遣御史中丞李獻代祀河瀆

王圻續通考十年詔加封河瀆神爲靈源神祐弘濟王仍重建河瀆及西海神廟

元史順帝本紀十四年冬十月詔加海神爲輔國護聖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

二十一年十一月戊辰黃河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餘里皆清凡七日命秘書少監程徐祀之

右元祀山川

明會典國初建山川壇于天地壇之西正殿七間祭太歲風雲雷雨五嶽五鎮四海四瀆鍾山之神東西廡各十五間祭京畿山川春夏秋冬四季月將及都城隍之神壇西南有先農壇東有旗纛廟南有籍田

明史禮志嶽鎮海瀆山川之祀洪武二年太祖以嶽瀆諸神合祭城南未有專祀又享祀之所屋而不壇非尊神之道禮官言宜以嶽鎮海瀆及天下山川城隍諸地祇合爲一壇與天神埒春秋專祀遂定祭日以清明霜降前期一日皇帝躬省牲至日服通天冠絳紗袍詣嶽鎮海瀆前行三獻禮山川城隍分獻官行禮是年命官十八人祭天下嶽鎮海瀆之神帝皮弁御奉天殿躬署御名以香祝授使者百官公服送至中書省使者奉以行黃金合貯香黃綺幡二白金二十五兩市祭物

春明夢餘錄洪武二年以嶽鎮海瀆山川諸神享祀之所未有壇壝非隆敬神祇之道命禮官考古制以聞禮官奏嶽鎮海瀆之祀虞舜以四仲月巡狩而祭四嶽東嶽泰山四嶽之宗也故文曰岱宗南嶽曰衡山西嶽曰華山北嶽曰恒山而未言五嶽王制曰天子祭天下名

山大川五嶽四瀆始有五嶽之稱蓋以中嶽嵩山並列
又周官小宗伯兆四望于四郊鄭元謂四望爲四嶽四
瀆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四鎮者東曰沂山西曰吳山南
曰會稽北曰醫無閭詩又曰巡狩而祀四嶽河海則又
有四海之祭蓋天子方望之祀無所不通而嶽鎮海瀆
在諸侯封内諸侯亦各以其方祀之秦罷封建嶽瀆皆
領于祀官及漢復建諸侯則侯國各祀其封内山川天
子無預焉武帝時諸侯或分或廢五嶽皆在天子之邦
宣帝時嶽瀆始有使者持節祀之禮由魏及隋嶽鎮海
瀆皆即其地立祠命有司致祭唐宋之制有命本界刺
史縣令之祀有因郊祀而望祭之祀又有遣祭之祀元
遣使祭嶽鎮海瀆分東西南北中爲五道其天下山川
之祀虞書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周頌曰懷柔百神周禮

小宗伯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王制凡山川之小
者其祭秩視伯子男劉向謂山川能生物出雲雨施潤
澤品類以百數故視伯子男其在諸侯封内者諸侯又
自祭之如楚祭睢漳晉祭惡池齊祭配林是也秦罷封
建則皆領于祠官焉由漢唐以及宋元嶽鎮海瀆之外
又有其餘山川之祀不獨嶽瀆也今國家開創之初嘗
以嶽鎮海瀆及天下山川與太歲風雲雷雨城隍皆祀
于城南享祀之所既非專祀又室而不壇非理所宜夫
海嶽之神其氣本流通暢達無有限隔今宜以嶽鎮海
瀆及天下山川與太歲風雲雷雨城隍合爲一壇春秋
祀之詔可

明史禮志洪武二年建山川壇于正陽門外天地壇西
合祀諸神凡設壇十九太歲春夏秋冬四季月將爲第

一次風雲雷雨次五嶽次五鎮次四海次四瀆次京都
鍾山次江東次江西次湖廣次淮東淮西次浙東浙西
福建次廣東廣西海南海北次山東河南河北次
北平陝西次左江右江次安南高麗占城諸國山川次
京都城隍次六纛大神旗纛大將五方旗神戰舡金鼓
銃礮弓弩飛鎗飛石陣前後諸神皆躬自行禮先祭
禮官奏祝文太歲以下至四海凡五壇稱臣者親署御
名其鍾山諸神稱余者請令禮官代署帝曰朋友書牘
尚親題姓名況神明乎遂加親署後又定驚蟄秋分後
三日遣官祭山川壇諸神七年令春秋仲月上旬擇日
以祭

明會典洪武三年正嶽鎮海瀆城隍諸神號合祀太歲
月將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旗纛諸神又令每

歲用驚蟄秋分各後三日遣官祭山川壇諸神是日上
皮弁服御奉天殿降香中嚴坐殿上獻官復命解嚴還
宮　是年又合祭東嶽泰山于山川壇

明史禮志洪武三年詔定嶽鎮海瀆神號略曰爲治之
道必本于禮今依古定制並去前代所封名號五嶽稱
東嶽泰山之神南嶽衡山之神中嶽嵩山之神西嶽華
山之神北嶽恒山之神五鎮稱東鎮沂山之神南鎮會
稽山之神中鎮霍山之神西鎮吳山之神北鎮醫無閭
山之神四海稱東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
神四瀆稱東瀆大淮之神南瀆大江之神西瀆大河之
神北瀆大濟之神帝躬署名于祝文遣官以更定神號
告祭

日知錄洪武三年六月癸亥詔曰五嶽五鎮四海四瀆

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于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宜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于禮爲當用稱朕以禮事神之意其東嶽祝文曰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詳之再三畏不敢效可謂卓絶千古之見

邱氏濬曰我聖祖此詔可謂考諸三王而不謬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一滌千古之謬

臣知上帝在天之靈必有以簡在于冥冥之中而山川鬼神亦莫不各受其職矣

明史禮志其他山川之神洪武元年躬祀汴梁諸神仍遣官祭境内山川二年以天下山川祔祭嶽瀆壇帝又以安南高麗皆臣附其國内山川宜與中國同祭諭中書及禮官考之安南之山二十一其江六其水六高麗之山三其水四命著祀典該位以祭三年遣使往安南高麗占城祀其國山川帝齋戒親爲祝文仍遣官頒幣正山川神號詔于安南占城高麗六年琉球諸國已朝貢祀其國山川八年禮部尚書牛諒言京都既罷祭天下山川其外國山川亦非天子所當親祀中書及禮臣請附祭各省從之廣西附祭安南占城真臘暹羅鎖里廣東附祭三佛齊爪哇福建附祭日本琉球渤泥遠東

附祭高麗陝西附祭甘肅朶甘烏斯藏京城不復祭又
從禮官言各省山川居中南向外國山川東西向同壇
共祀

明集禮專祀嶽鎮海瀆天下山川

國朝既於方邱以嶽鎮海瀆天下名山從祀復於春
秋清明霜降日遣官專祀嶽鎮海瀆天下山川于國
城之南至于外夷山川亦列祀典若國有祈禱則又
遣使降香專祀于其本界之廟若夫山川之在王國
則自以時致祭

瘞坎　嶽鎮海瀆祭畢其祝幣牲饌嶽鎮則瘞之于坎
海瀆則沈之于水其國南羣祀壇則並置于瘞坎

祝版親祀祝文自署御名遣官代祀祝文稱嗣天子某
謹遣臣某官姓名敢昭告于東嶽泰山之神唯神磅礴
英靈參贊化育位于東方爲嶽之首及出膚寸之雲不
崇朝而雨天下有滋稼苗民賴以生功被于世歷代帝
王咸敦祀典或躬奉祭或遣使以伸恍朕允膺天
命肇造丕基禮宜親臨致祀今國治未周新附未撫或
居以圖治或出而視師是用命使以表朕衷惟神鑒焉
尚享西嶽曰惟神氣應金方靈鍾兌位奠於西極屹立
巍巍長物養民功被于世歷代云云同前下並同南嶽曰惟神祝
融諸峯奠彼南服崇高峻極配離明長物養民功被
于世北嶽曰惟神鎮并臨代峙立朔方終始陰陽德著
悠久養民阜物功被寰中中嶽曰惟神嵩高攸宅表此
中區四嶽攸宗羣山環拱養民育物功被寰中東海曰
惟神百川朝宗涵育深廣靈鍾坎德潤衍震宗滋物養
民功被於世歷代云云同前下並同西海曰惟神灝靈所鍾道里

遼邈坎德深廣衍潤兌方滋物養民功被于世南海曰惟神環茲粤壤物巨靈鍾坎德深大離明斯配潤物養民功被于世北海曰惟神元冥攸司遐遠莫即鍾靈坎德莫位陰方潤物養民功被于世江瀆曰惟神岷蜀發源浩渺萬里朝宗於海坎德靈長潤物養民澤被于世歷代（云云同前下並同）河瀆曰惟神發源崐崘亘絡中土配精天漢坎德靈長潤物養民澤被于世淮瀆曰惟神源深桐柏演迤楚甸出雲致雨潤物養民坎德靈長澤被于世濟瀆曰惟神沈浸覃懷功配三瀆流澄蕩濁潤物養民坎德靈長澤被于世東鎮曰惟神鎮彼瑯琊羣山所仰宣澤布氣毓秀鍾靈生物養民功被于世歷代（云云同前下鎮並同）西鎮曰惟神作鎮汧陽羣山所仰宣澤布氣育秀鍾靈生物養民功被于世南鎮曰惟神作鎮會稽羣山所仰宣澤布氣育秀鍾靈阜物養民功被于世北鎮曰惟神鎮彼平營羣山所仰宣澤布氣育秀鍾靈阜物養民功被于世中鎮曰惟神鎮彼霍邑三晉所瞻育秀暢靈奠茲中土生殖庶物功被寰宇洪武三年正月專遣使致祭于外夷山川其安南祝文曰惟神磅礴深廣流峙西南靈秀所鍾福庇一方使其國君世保境土當歷代中國帝王之興即能慕義歸化得免兵戈靖安民庶神功爲大朕本布衣因四方雲擾廓清羣雄混一天下以承正統皆賴天地神明而至于此自臨御以來海嶽鎮瀆俱已致祭邇者安南奉表稱臣考之典禮天子于山川之祀無所不通故特遣使以牲幣之祭往答神靈尚享其高麗祝文曰高麗爲國奠于海東山勢磅礴水德汪洋實皆靈氣所鍾故能使境土安寧國君世享富貴尊

慕中國以保生民神功為大朕起自布衣今混一天下
以承正統比者高麗奉表稱臣朕嘉其誠已封王爵考
之古典天子于山川之祀無所不通是用遣使敬將牲
帛修其祀事以答神靈惟神鑒之尚享其占城祝文曰
惟神靈秀磅礴源流深廣以濟民物保安海邦使其國
君世守境土尊附中國其功多矣朕起自布衣仰荷天
地眷祐混一疆宇以承正統邇者占城奉表稱臣考之
典禮天子于天下山川之祀無所不通故特遣使以牲
幣之祭往答神靈惟神鑒之尚享五月降詔嶽鎮海瀆
復遣使代祀其祝文曰惟洪武三年歲次庚戌六月戊
午朔越二十二日乙卯某官臣某今蒙中書省點差欽
賫祝文致祭于東嶽泰山之神皇帝制曰磅礴東海之
西中國之東參穹靈秀生同天地形勢巍然古昔帝王
登之觀滄海察地利以安生民故祀曰泰山于敬則誠
于禮則宜自唐始加神之封號歷代相因至今曩者元
君失馭海内鼎沸生民塗炭余起布衣承上天后土之
命百神陰佑削平暴亂正位稱尊職當奉天地享鬼神
以依時統一人民法當式古今寰宇既清特修祀儀因
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起寒微詳之再三畏不敢效益神
與穹壤同始靈鎮東方其來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以
靈人莫能測其職必受命于上天后土為人君者何敢
預焉予懼不敢加號特以東嶽泰山名其名依時祀神
唯神鑒知尚享南嶽中嶽西嶽北嶽祝文並同其東鎮
祝文曰屹立沂州作鎮東方生同天地形勢巍然古先
帝王察地利以安民生故祀之曰沂山于敬則誠于禮
則宜自唐始加神之封號歷代相因至今曩者元君失

馭海内鼎沸生民塗炭予起布衣承上天后土之命百
神陰佑削平暴亂正位稱尊職當奉天地享鬼神以依
時統一人民法當式古今寰宇既清特修祀儀因神有
歷代之封號予起寒微詳之再三畏不敢效蓋神與穹
壤同始靈鎮東方其來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以靈人
莫能測其職必受命于上天后土爲人君者何敢預焉
予懼不敢加號特以東鎮沂山名其名依時祀神惟神
鑒知尚享其起句南鎮則曰屹立會稽作鎮南方中鎮
則曰屹立霍州作鎮中央西鎮則曰屹立隴州作鎮西
方北鎮則曰屹立營州作鎮北方（餘並同東鎮）其東海祝文曰
生同天地浩瀚之勢既雄深淺之處莫測古昔人君名
之曰海神而祀之于敬則誠于禮則宜自唐以及近代
皆加以封號予因元君失馭四方鼎沸起自布衣承上

地享鬼神以依時式古法以昭民今寰宇既清特修祀
儀因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起寒微詳之再三畏不敢効
蓋觀神之所以生與穹壤同立於世其來不知歲月幾
何凡施爲造化人莫可知其職必受命于上天后土爲
人君者何敢預焉予懼不敢加號特以東海名其名依
時祭祀神其鑒知尚享（南海西海北海文並同）其東瀆大淮祝文曰源
始桐柏潔而東逝納諸川以歸海古者人君尊曰淮瀆
之神未嘗加號于敬則誠于禮則宜自唐始加神之封
號歷代相因至今曩者元君失馭海内鼎沸予起布衣
承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陰佑削平暴亂正位稱尊職當
奉天地享鬼神以依時統一人民法宜式古今寰宇既
清特修祀儀因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起寒微詳之再三

畏不敢効蓋神與穹壤同始其來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以靈人莫能知其造化必受命于上天后土爲人君者何敢預焉予懼不敢加號特以東瀆大淮名其名依時祀神惟神鑒知尚享其南瀆則曰源于岷山生同天地廣納諸川東逝于海古者人君尊曰江瀆之神（餘文並同東鎮）其西瀆則曰源于崑崙其行也屈曲其激也有聲于山不徙于平壤則流蕩洶湧莫測自有天地則有之古之人君尊曰河瀆之神（餘文並同東鎮）其北瀆則曰源始王屋伏流而出潔異衆水古者人君尊曰濟瀆之神（餘文並同東鎮）代祀嶽鎮海瀆碑文　洪武二年春正月四日羣臣來朝皇帝若曰朕自起義臨濠率服渡江宅於金陵每獲城池必祭其境内山川于今十有五年罔敢或怠邇者命將出師中原底定嶽鎮海瀆悉在封域朕託天地祖宗之靈武功之成雖藉人力然山川之神嘿實相予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禮秩尊崇朕曷敢違于是親選敦朴廉潔之臣賜以衣冠俾齊沐端竦以俟遂以十月五日授祝幣而遣焉臣某承詔將事惟謹某月某日祭于祠下威靈歆格祀事孔明韙石鐫文用垂悠久惟神收藏萬類奠于東方（西南非隨方改用）典禮既崇綱維斯在尚期陰陽以和風雨以時物不疵癘民庶乂安是我聖天子之所望于神明者而亦神明助我邦家之靈驗也

代祀外夷山川碑文　洪武三年春正月三日癸巳皇帝御奉天殿受羣臣朝乃言曰朕賴天地祖宗眷祐位于臣民之上郊廟社稷以及嶽鎮海瀆之祭不敢不恭邇者占城（安南高麗並同）遣使奉表稱臣朕已封其王爲占城國王（安南高麗同）則其國之境内山川既歸職方考諸古典天子

望祭雖無不通然未聞行實禮達其境者今當具牲幣遣朝天宮道士某人前往用答神靈禮部尚書崔亮欽承上旨惟謹乃諭臣某致其誠潔以俟于是上齋戒七日親爲祝文至十日庚子上臨朝以香授臣某將命而行臣某以某月某日至其國設壇城南某月某日敬行祀事于某國某山及諸山之神某水及諸水之神禮用告成臣某聞帝王之勤民者必致敬于神欽惟皇上受天明命丕承正統四海內外悉皆臣屬思與普天之下共享昇平之治故遣臣某致祭于神神既歆格必能庇其國王世保境土使風雨以時年穀豐登民庶得以靖安庶昭聖天子一視同仁之意是用刻文于石以垂示永久臣某謹記某國王臣某陪臣某官某

祭器　合祭嶽鎮海瀆天下山川及遣使分祀每壇各

尊三籩八豆八簋二簠二篚二登二州縣祀本境山川則尊二籩二豆二簋一簋一篚一玉幣　望祀用幣不用玉諸王同遣使奉祠嶽鎮海瀆各降真香一炷沉香一合金香合一共一觔黃紵絲旛一對幣帛一段長丈有八尺銀三十五兩其外夷山川則高麗旛用青安南占城旛用紅餘並同嶽鎮海瀆牲　合祭嶽鎮海瀆山川各用犢一羊一豕一遣使代祀各廟並同州縣祭本境山川用羊一豕一

酒齊　合祭嶽鎮海瀆天下山川及遣使代祀犧尊實醴齊象尊實沈齊山罍實事酒州縣祭本境山川則象尊實緹齊壺尊實事酒

粢盛　合祭嶽鎮海瀆天下山川及遣使分祀並如宋制其州縣祭本境山川簠實以稷簋實以粱

籩豆之實　合祭嶽鎮海瀆於國城之南及每歲遣使分祀各廟並籩實以石鹽魚鱐棗栗榛菱芡脯豆實以韭菹醯醢菁菹鹿醢芹菹兎醢筍菹魚醢州縣祭本境山川則籩實以栗脯豆實以葵菹鹿醢

樂　望祀用雅樂諸王祭本國山川則用大樂遣使代祀不用樂

祭服　遣官攝祀並用公服

專祀地祇壇諸神樂章

迎神保和之曲　吉日良辰祀典式陳惟地之祇百靈繽紛嶽鎮海瀆山川城隍內而中國外及四方濯厥靈昭鑒我心以候以迎來格來歆

奠幣安和之曲　靈旗泣止有赫其威一念潛通幽明弗違有幣在篚物薄而微神兮安留尚其饗之

初獻中和之曲　神兮留有薦必受享祀之初奠茲醴酒晨光初升祥徵應候何以侑觴樂陳雅奏

亞獻肅和之曲　我祀維何奉茲犧牲爰酌醴齊貳觴載升洋洋如在式燕以寧庶表微衷交于神明

終獻凝和之曲　執事有嚴品物斯祭黍稷非馨式將其意薦茲酒醴成我常祀神其顧歆永言樂只徹豆壽和之曲　春祈秋報率為我民我民之生賴于爾神維神祐之康寧是臻祭祀云畢神其樂歆

送神豫和之曲　三獻禮終九成樂作神人以和既燕且樂雲車風馭靈光昭灼瞻望以思邈彼寥廓

望瘞熙和之曲　俎豆既徹禮樂已終神之云還倏將焉從以望以瘞庶幾感通時和歲豐維神之功

降香遣官祀嶽鎮海瀆天下山川儀注　時日春以清

明日秋以霜降日行事
日獻官（以省臺官充）及各執事官俱散齋二日致齋一日　降
香前祀一日清晨有司立仗百官具公服侍班皇帝服
皮弁升奉天殿捧香授獻官獻官捧由中陛降中道出
至午門外宴龍亭內儀仗鼓吹導引至祭所　陳設前
祀一日有司陳設如圖儀　省牲前祀一日獻官公服
詣壇東省牲位執事者牽牲省訖詣神
廚視鼎鑊視滌濯畢遂烹牲　正祭祭日清晨執事者
入實尊罍籩簋籩邊豆牲俎并陳毛血豆于神位前列篚
幣于酒尊所贊引引獻官及應祀官各入就位　迎神
贊禮唱迎神協律郎舉麾奉保和之曲執事者以毛血
瘞于坎（樂成止）贊引唱有司已具請行禮唱鞠躬拜興拜興
平身獻官及在位者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樂止）復位

奠幣贊禮唱奠幣贊引引獻官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
手出笏詣五嶽神位前協律郎奏安和之曲贊禮唱跪
獻官北向跪搢笏三上香執事者捧幣東向跪授獻官
獻官受幣贊禮唱奠幣獻官興奠幣于神位前贊禮唱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次詣五鎮神位前（奠幣如上儀訖）次詣四海
四瀆鍾山江東兩淮兩浙江西湖廣山東山西河南陝
西北平福建廣東廣西海南海北左右兩江山川之神
并京都外夷山川之神皆以次自左而右逐位上香奠
幣皆如五嶽神位前之儀奠訖（樂止）復位　進俎贊禮唱
進俎執事者舉俎升階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奏　之
曲贊禮引獻官至五嶽神位前搢笏以俎奠于神位前
訖出笏（以下二十一位進俎皆同）初獻贊禮唱行初獻禮贊引引獻官詣
爵洗位搢笏滌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以下二十一位爵其滌拭授皆同）詣酒

尊所司尊者舉冪執爵者以爵進酌醴齊以爵授執事者（以下二十一位進爵酌醴授執事皆同）出笏贊禮唱引詣五嶽神位前協律郎舉麾奏中和之曲武功之舞贊禮引至神位前跪搢笏三上香三祭酒奠爵出笏俛伏興平身少退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次詣五鎮以下二十一位其上香祭酒退拜皆如上儀拜畢（樂舞止）贊禮唱讀祝獻官跪讀祝官取祝版于神右跪讀畢（樂舞止）贊禮唱俛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樂舞止）亞獻終獻並如初獻儀（惟不讀祝）飲福受胙贊禮唱飲福受胙贊引獻官詣飲福位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稍前跪搢笏進爵祭酒飲福酒以爵復于坫奉俎者進俎獻官受俎以俎授執事者出笏俛伏興平身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復位　徹豆贊禮唱徹豆掌祭官徹豆贊禮唱已飲福受胙者不拜在位官皆再拜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送神贊禮唱送神協律郎舉麾奏豫和之曲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獻官以下皆再拜祝人取祝帛人取幣詣望瘞位　望瘞贊禮唱望瘞贊引引獻官詣望瘞位執事者以祝版幣饌置于坎贊禮唱可燎執事者舉炬火燔至半東西面各二人以土實于坎贊禮唱禮畢獻官以下各以次退

諸侯王祭封內山川　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故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如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楚人祭江漢雎漳是也苟不在其封內者則不敢以祭漢文帝時名山大川在諸侯封內者其國各自奉祠隋唐宋元郡不封建故缺其禮國朝封建諸皇太子為王始得各祭其國內山川一遵周漢故事云　祝文洪武三年正月皇帝制曰朕以一身渡江始立太平郡次駐金陵

于今十有六年枝葉茂盛子孫十有一人已命長子爲
皇太子其餘幼者于今年四月初七日皆封以王爵第
二子某建國于秦國內山川之祀王實主之因其年幼
未能往祭欲令作詞以奉神其詞必非已出然久不告
神朕心甚慊今朕以詞實告遣使賫香幣陳牲醴特伸
祭告唯神鑒知尚享 其晉燕趙吳楚潭齊魯靖江九國制文同

秦國則西嶽華山之神及諸山之神西瀆大河之神及諸水之神晉國則中鎮霍山之神及諸山之神汾水之神及諸水之神燕國則北鎮醫無閭山之神及諸山之神易水之神及諸水之神趙國則北嶽恒山之神及諸山之神滹沱河之神及諸水之神吳國則南鎮會稽山之神及諸山之神浙江之神及諸水之神楚國則大別山之神及諸山之神及諸水之神江漢水之神及諸水之神潭國則南嶽衡山之神及諸山之神及諸水之神洞庭水之神及諸水之神齊國則東嶽泰山之神及諸山之神東海之神及諸水之神魯國則嶧山之神及諸山之神沂水之神及諸水之神靖江則舜山之神及諸山之神瀝江之神及諸水之神

王國祭山川壇儀　齋戒前期王散齋二日于別殿王相府官于正寢王致齋一日于正殿王相府官于公廨省牲先祭二日執事設王次于廟壇南門外道之東南向先祭一日典儀典祠導王至次執事者各執事典儀典祠導王至省牲位執事者自東牽牲西行過王前省訖執事牽牲詣神厨典儀典祠導王詣神厨視鼎鑊視滌濯訖典儀典祠導王還次　陳設先祭一日典祠依圖陳設　正祭祭日清晨典祠率執事者各實尊罍籩簋籩豆登鉶實篚幣于案祝版于諸神位之右大樂

入就位諸執事及陪祭官入就位典祀啓王服遠遊冠絳紗袍典祠典儀導王至位北向立典祠典儀分左右立于王之前　迎神司禮唱迎神大樂作司禮唱請行禮典祠啟有司謹具請行事啟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司禮唱在位官再拜司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大樂止　奠幣初獻司禮唱奠幣行初獻禮典祠啟詣盥洗位大樂作典儀典祠導王至盥洗位大樂止典祠啟搢圭王搢圭典祠啟盥手司盥洗者酌水王盥手訖司巾者以巾進典祠啟悅手王悅手訖典祠啟出圭王出圭典祠啟詣爵洗位典祠典儀導王至爵洗位典祠啟搢圭王搢圭執爵官以爵進典祠啟受爵王受爵典祠啟滌爵司爵洗者酌水王滌爵訖典祠啟拭爵司巾者以巾進王拭爵典祠啟以爵授執事者王以爵授執事官典祠典儀導王至爵洗位北向立典祠典儀分左右立于王之前　迎神司禮唱迎神大樂作司禮唱請行禮典祠啟有司謹具請行事啟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司禮唱在位官再拜司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大樂止　奠幣初獻司禮唱奠幣行初獻禮典祠啟詣盥洗位大樂止典祠啟搢圭王搢圭典祠啟盥手司盥洗者酌水王盥手訖司巾者以巾進典祠啟悅手王悅手訖典祠啟出圭王出圭典祠啟詣爵洗位典祠典儀導王至爵洗位典祠啟搢圭王搢圭執爵官以爵進典祠啟受爵王受爵典祠啟滌爵司爵洗者酌水王滌爵訖典祠啟拭爵司巾者以巾進王拭爵典祠啟以爵授執事者王以爵授執事官典祠典儀導王至神位前樂止奉爵奉幣者前行典祠啟跪王跪掌祭詣案取香跪進于王之左典祠啟搢圭王搢圭啟上香上香三上香王三上香訖奉幣者捧幣跪進于王之右王受爵典祠啟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王三祭酒奠爵訖典祠啟出圭王出圭讀祝官取祝跪讀于神位之右讀畢復以祝寘于案典祠啟俛伏興拜興拜興平身王俛伏興大樂作拜興拜興平身樂止典祠啟復位典祠典儀導王復位　亞獻司禮唱行亞獻禮典祠啟行亞獻禮掌祭官于神位前爵內斟酒典祠啟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王鞠躬大樂作拜興拜興平身樂止　終獻如亞獻之儀　飲福受胙司禮唱飲福受胙執事舉香案寘于王

拜位前執事酌福酒舉胙肉典祠啟飲福受胙（大樂作）典祠典儀導王至香案前位典祠啟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典祠啟跪搢圭王跪搢圭執事捧爵東向跪進于王受爵訖啟飲福酒王祭酒少許飲福酒以爵寘于坫執事官東向跪進胙于王王受胙以胙受左右左右西向跪受興興拜興拜興平身王俛伏興（大樂作）拜興拜興平身（樂止）典祠啟復位典祠典儀導王復位　徹豆司禮唱徹豆掌祭官徹豆司禮唱賜胙典祠啟王飲福受胙者免拜司禮唱陪祭官皆再拜司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陪祭官皆鞠躬（大樂作）拜興拜興平身（樂止）　送神司禮唱送神典祠啟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司禮唱在位官皆再拜司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王與陪祭官皆鞠躬（大樂作）拜興拜興

平身（樂止）　望燎司禮唱望燎讀祝官取祝捧幣者取幣掌祭官取饌詣燎所典祠啟詣望燎位（大樂作）典祠典儀導王至望燎位（樂止）候燎半司禮唱可燎典祠啟禮畢導引王還次引禮引陪祭官出

各府州縣祭山川　於王國既已祭其封內山川而郡縣亦得于本境築壇致祭凡各府州縣山川壇皆築于城西南高三尺四出陛三級方二丈五尺祭則設主于其上以春秋清明霜降日行事牲用羊一豕一籩一豆二實以栗黃牛脯豆二實以葵菹鹿醢簋一實以黍以稷飯粢一實以緹齊壺尊一實以事酒

各府州縣祭山川壇儀　時日春用清明日秋用霜降日行事　齋戒前三日三獻官（守令爲初獻僚屬以次爲亞終獻）散齋二日于別寢致齋一日于祭所散齋理事如舊惟不弔喪問

疾不作樂不判署刑殺文書不行刑罰不預穢惡事致齋惟祭事得行其餘悉斷執事人員齋各一日於祭所

陳設前祭二日有司掃除壇內外設三獻官執事官次于壇壝門外爲瘞坎于門外之西北方深取足容物前一日執事設省牲位于南門之外設山川神位于壇上之北正中南向每位設籩四于神位之左豆四于神位之右簠簋各一于籩豆之間毛血豆于簠簋之前俎位之右簠簋各一于籩豆之間毛血豆于簠簋之前俎二又于毛血之前香燭案于俎前爵坫沙池于香案之前祝版于神位之右設酒尊位于壇上東南隅犧尊一山罍一次之設幣篚位附于酒尊所設爵洗位于壇下之東盥洗位于爵洗之東初獻官位于壇下之正中北向亞獻官位於初獻位之左終獻官位于初獻位之右掌祭官二人位于神位之左右司尊司爵司洗捧幣位各于其所設望瘞于壇之西南省牲前祭一日執事者引三獻官至省牲位北向立執事者自門東牽牲西行過獻官前省訖執事者牽詣神厨遂烹牲執事以豆取毛血寘饌所正祭奠幣祭日丑前五刻行事執事者入實尊罍籩豆簠簋登鉶陳毛血豆祝版執事者各服垂角唐巾盤領衫各就位引贊引獻官各服公服入就位贊引唱有司已具請行事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在位皆再拜贊者唱奠幣引贊引獻官詣盥洗位引贊唱搢笏初獻官搢笏唱盥手司盥洗者酌水盥訖唱帨手司巾者以巾進帨訖唱出笏初獻官出笏引詣山川神位前北向立唱跪搢笏初獻官跪搢笏執事者以幣跪進于初獻之右初獻官受幣奠于神位前訖稍後贊引唱俛伏興拜興平身初獻官俛伏興拜

興拜興平身引復位　初獻贊禮唱行初獻禮引贊引進初獻詣爵洗位引贊唱搢笏初獻官搢笏執爵者以爵事者引贊唱出笏初獻出笏引詣酒尊所引贊唱搢笏初獻官搢笏訖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執爵司尊者舉冪酌犧尊之緹齋以爵授執事者引贊唱出笏初獻官出笏引詣山川神位前北向立引贊唱搢笏跪初獻搢笏跪掌祭官捧香跪進于初獻之左引贊唱上香上香三上香初獻三上香訖執事者以爵跪進于初獻之右初獻受爵引贊唱祭酒三祭酒奠爵初獻三祭酒奠爵訖引贊唱出笏讀祝官取祝跪于神位之右讀訖引贊唱俛伏興拜興平身初獻再拜訖引復位　亞獻終獻並如初獻之儀（惟酌山罍之事酒與不讀祝與初獻不同）　飲福贊禮唱飲福贊禮引初獻官詣飲福位西向立掌祭者以爵酌福酒持詣獻官之左引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初獻官再拜訖引贊唱鞠躬拜搢笏初獻跪搢笏掌祭舉徧酒爵進于初獻之左初獻受爵祭酒少許飲福酒奠爵掌祭者減神位前胙肉跪進于初獻之左初獻受胙以胙授執事者引贊者唱出笏俛伏興拜興拜興平身初獻再拜訖引復位贊禮唱賜胙初獻官飲福受胙免拜在位者皆再拜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亞獻官以下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望瘞贊禮唱詣望瘞位引贊引初獻官以下詣望瘞位北向立祝人取祝幣人取幣掌祭取饌實于坎贊引唱可瘞實土半坎贊引唱禮畢引初獻官以下及諸從祭官以次而出

圖書集成洪武七年令禮部頒祭嶽鎮海瀆儀于所在

有司

明會典嶽鎮海瀆東嶽泰山山東泰安州祭西嶽華山陝西華陰縣祭中嶽嵩山河南河南府祭南嶽衡山湖廣衡州府祭北嶽恒山直隸真定府祭東鎮沂山山東青州府祭西鎮吳山陝西隴州祭中鎮霍山山西平陽府祭南鎮會稽山浙江紹興府祭北鎮醫無閭山遼東祭東海山東萊州府祭西海山西蒲州祭南海廣東廣州府祭北海河南懷慶府祭江瀆四川成都府祭河瀆山西蒲州祭淮瀆河南南陽府祭濟瀆河南懷慶府祭

王圻續通考七年令祭山川諸神於春秋仲月上旬擇日後又以孟春郊祀時諸神既預祭壇內乃定以仲秋祭社稷後擇日祭之

明史禮志洪武九年復定山川壇制凡十三壇正殿太歲風雲雷雨五嶽五鎮四海四瀆鍾山七壇東西廡各三壇東京畿山川夏冬二季月將西春秋二季月將京都城隍十年定正殿七壇帝親行禮東西廡遣功臣分獻

王圻續通考十年太祖親祀山川壇諸神于殿中功臣分祀兩廡命官十八人分祀嶽鎮海瀆賜之制

明會典十四年令在外山川等神以文職長官一員行禮武官不預如軍民指揮使司則從本司行之

二十一年各設壇于大祀殿以孟春從祀山川壇惟仲秋一祭

明史禮志洪武二十一年增修大祀殿諸神壇壝乃敕十三壇諸神並停春祭每歲八月中旬擇日祭之命禮部更定祭山川壇儀與社稷同

大政紀永樂五年三月甲子督本工部尚書宋禮奏有大木數株不藉人力一夕出大谷達于江蓋川之靈相之賜其山名神木山遣禮部郎中王羽致祭建祠立碑命侍讀胡廣撰碑文

明會典永樂六年駕幸北京東宮監國凡山川之神預期勅皇太子攝祭

大政紀永樂八年二月已酉車駕次龍虎臺遣行在太常寺少卿朱焯祭居庸山

明會典永樂中建山川壇位置陳設悉如南京舊制唯正殿鍾山之右增祀天壽山神帛用黑色加爵篚各一春明夢餘録山川壇在正陽門南之右永樂十八年建繚以垣墻周圍六里

明會典孝宗弘治元年令湖廣太嶽太和山祀神油燭

王圻續通考世宗嘉靖初科臣陳棐題請正嶽祀略曰真定府曲陽縣有北嶽恒山廟爲朝廷秩祀之所及查其實恒山在迤北渾源州南北相去甚遠俗傳曾有飛石一方自恒山坎中飛來墜于曲陽故立廟祀今其廟碣有飛石殿臣竊疑之臣考舜典十有一月巡狩至于北嶽周禮載恒山爲并州之鎮水經謂北嶽爲元嶽天文志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恒山三代而下歷漢隋唐俱于此致祭石晉失燕雲十六州之地宋未能混一北爲契丹所據無緣至幽薊之域而睹所謂北嶽者所以止得祭之于曲陽說者飛石之謬以粉飾其削弱之迹耳然宋都汴而真定

在汴京之北以爲北門不得已權宜祭之猶之可也
我太祖高皇帝統一華夏奄有萬方首定嶽鎮海瀆
之號但時都金陵真定迥在京師之北所以因循未
曾釐正我成祖文皇帝建都北平而真定已在京師
之南使當時有禮官建明顧有南面而登踵宋人削
弱之迹哉臣因此而論及五嶽焉祀典載嵩山
中嶽在河南登封縣泰山東嶽在山東泰安州衡山
南嶽在湖廣衡山縣華山西嶽在陝西華陰縣祠祀
皆近在本山之麓而恒山北嶽則即此大同府東南
渾源州者是也今不唯北嶽之祀缺謬而東嶽行祠
徧天下尤爲惑妄乞將渾源州北嶽恒山定爲秩祀
之所其廟制量加修拓以後凡遣告祈請皆詣此致
祭其曲陽祠廟但令有司致祭飛石殿扁并令改撤

于凡東嶽行祠除京師及齊魯之境外其餘量改書
院社學仍不許加修飾建以昭皇上釐正典禮之盛
則治道幸甚

明會典嘉靖八年令凡親祀山川等神皆用皮弁服行
禮以別于郊廟先是改山川爲中祀嘉靖中凡山川皆
天子親祀國有大事則遣官祭告
十年建天地神祇壇于先農壇之南天神在左南向地
祇在右北向附祖陵基運山皇陵翊聖山顯陵純德山
神于地祇壇并號鍾山曰神烈山
神祇壇國初建山川壇于天地壇之西永樂中北京山
川壇成嘉靖十一年即其地爲天神地祇壇神壇方廣
五丈高四尺五寸五分四出陛各九級壝墻方二十四
丈高五尺五寸厚二尺五寸櫺星門六正南三東西北

各一內設雲形青白石龕四于壇壯各高九尺二寸五分祇壇面闊十丈進深六丈高四尺四出陛各六級壝墻方二十四丈高五尺五寸厚二尺四寸櫺星門亦如神壇內設青白石龕山形三水形二于壇壯先擬設于壇南壯向後改各高八尺二寸左從位山水形各一于壇東右從位山水形各一于壇西各高七尺六寸又令神祇壇三年一親祭

嘉靖十一年改山川壇名爲天地神祇壇改序雲師雨師風伯雷師天神壇在左南向雲雨風雷凡四壇地祇壇在右北向五嶽五鎮基運翊聖神烈天壽純德五陵山四海四瀆凡五壇從祀京畿山川西向天下山川東向以辰戌丑未年仲秋皇帝親祭餘年遣大臣攝祭其太歲月將旗纛城隍別祀之十七年加上皇天上帝尊稱預告于神祇遂設壇于圜丘外壝東南親定神祇壇位陳設儀式禮部言皇上親獻大明壇則四壇分獻諸臣不敢並列請先上香畢命官代獻帝裁定上香奠帛獻爵復位後分獻官方行禮亞終二獻執事官代餘壇俱獻官三行

明會典嘉靖十八年南巡經過處所真定望祭北嶽恒山之神用牛犢羊豕上具常服行禮如常儀五府九卿巡撫大臣吉服陪拜衛輝遣官祭濟瀆之神用太牢鈞州望祭中嶽嵩山之神用牲犢俱翰林院撰祭文禮如北嶽南陽遣官祭五當山之神用牲犢俱翰林院撰祭文

明史隆慶元年禮臣言天神地祇已從祀南北郊其仲秋神祇之祭不宜復舉令罷之

王圻續通考隆慶二年六月以陝西地震命撫臣張祉告祭西嶽華山西鎮吳山之神

三年三月遣太常寺官祭東嶽泰山之神以洪水爲患命總督河道都御史翁大立祭大河大濟之神巡撫山東都御陽等處侍郎趙孔昭祭大江大淮之神巡撫山東都御史姜廷頤祭東嶽泰山之神巡撫都御史谷中虛祭東海南鎮會稽之神巡撫保定都御史朱大器祭北嶽恒山之神

明史萬歷十四年巡撫胡來貢請改祀北嶽于渾源州禮臣言大明集禮載漢唐宋北嶽之祭皆在定州曲陽縣與史俱合渾源之稱北嶽止見州誌碑文經傳無可考仍祀曲陽是

春明夢餘錄北嶽在今真定府定州曲陽縣漢爲常山郡上曲陽魏書和平元年如中山遣使者禮恒嶽隋書大業四年帝巡河北親祀恒嶽唐書地理志定州曲陽縣元和十五年更恒嶽曰鎮嶽有嶽祠張嘉徵傳爲州刺史至州于恒嶽廟中立頌自爲文書于石其碑用白石爲之素質黑文甚爲奇麗先是嶽祠爲遠近祈賽有錢數百萬嘉徵自以爲頌文之功納其數萬自漢及唐北嶽之祭皆在曲陽一統志乃謂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山西志又謂宋時因山川諸州陷于契丹乃即曲山郡上曲陽縣史記封禪書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地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邦漢書郊祀志祠北嶽常山于上曲陽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三年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嶽于上曲陽魏書和平元年如中山過恒嶽禮其神而返二年如中山遣使者禮恒嶽隋書大業四年帝巡河北親祀恒嶽唐書地理志定州曲陽縣元和十五年更恒嶽曰鎮嶽有嶽祠張嘉徵傳爲州刺史至州于恒嶽廟中立頌自爲文書于石其碑用白石爲之素質黑文甚爲奇麗先是嶽祠爲遠近祈賽有錢數百萬嘉徵自以爲頌文之功納其數萬自漢及唐北嶽之祭皆在曲陽一統志乃謂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山西志又謂宋時因山川諸州陷于契丹乃即曲

陽致祭此謬說也

大學衍義補邱氏濬曰中國之地在三代不出九州之外惟揚徐青冀四州濱海而已四海惟東北濱中國而南海北海則越在荒服之外自漢以後南越始入中國而有南海然西海竟不知所在故今祀東海于登州祀南海于廣州二祀皆臨海而祭西海則望祀于蒲州北海則望祀于懷慶夫宋都汴梁而懷慶在其北是時失幽燕而以白溝河爲界無緣至遼薊之域出國門而北望以祭之可也國初都金陵因之以祭亦不爲過若今日建都于燕往南而祭北海豈天子宅中以臨四海之義哉且古謂青州爲北海郡青去登不遠猶以是名今京師東北乃古碣石碣海之處于此立祠就海而祭于勢爲順于理爲宜況今北鎮醫巫閭山在于遼海山既可以爲北鎮川獨不可以爲北海乎若夫中國之正西在于秦隴西南則蜀稍南則滇也滇之極西百夷之外聞有大海通西南島夷此地在前代未入中國今既爲羈縻之地則王化之所及也宜于雲南望祀之如此則四海之祀皆在吾域中矣議禮之事非臣下所敢專者謹録愚見以俟採擇焉

又曰臣案所謂四望者蓋以五嶽四鎮四瀆乃天下山川之大者天子兼有天下之大不能親臨其地故遥望而祭之也若夫所謂山川者隨所在而有則各隨其地而祭之焉本朝郊壇之外既各爲壇以分祭五嶽四鎮四瀆四海又於郊壇之右以專祀之初春大祀則從享于天地仲秋報祀天子乃躬獻于其壇

焉是則所謂四望之祭也又列南京鍾山之神北京
天壽山之神與之同壇而祭所謂山川之祭也又于
凡天下藩府郡縣既立山川壇總祭其一方之山川
又表其山林川澤之有名者以專祀之使有司躬涖
其所在祀焉

右明祀山川

内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侍讀學士兼國子監祭酒提督四夷館事加一級前江蘇巡撫臣陳宏謀校刊
李奉翰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參校

吉禮四十九

四望山川 附封禪

蕙田案封禪之名六經無之也其事始于秦
始皇太史公作封禪書正義曰泰山上築土
爲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
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言禪者神之也然
則封禪者不過禮天祭地焉耳書望秩于山
川詩時邁序曰巡狩告祭柴望也禮記曰因
名山升中于天是古天子巡狩方嶽必告祭
柴望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三代既衰禮

失其傳陋儒諂諛遂爲符瑞受命之說以希
世主謂之封禪篇然終
封禪蓋春秋時已有之故管子作
以著其說之以詭奇之說而桓公乃止亦
作俑厥後漢武光武唐高宗元宗宋真宗皆
襲行之流毒當時貽譏後世斯足畏矣若所
謂聖主不須封禪凡主不應封禪許懋之論
深切著明雖以梁武之中主猶深信之而毅
然不爲況聖君賢相秉道行義什百于梁武
者哉今臚其論議事蹟附于山川之末後之
覽者可以鑒矣

管子封禪篇桓公既霸會諸侯于葵丘而欲封禪管仲
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史記正義韓詩外傳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
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案管仲所
記自無懷氏以下十二家其六十家無紀錄也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
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漢書注鄭氏曰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
羲前見莊子服虔曰云在梁父東山
名也晉灼曰云云山在蒙陰縣故城東北下有云云亭史
記正義括地志云云山在兗州博城縣西南三十里也虙羲封泰山禪云
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史記索隱曰鄒
誕云神農後子孫亦稱炎帝而登封者律歷志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
豈黃帝與神農身戰乎皇甫謐云炎帝傳位八代也黃帝封泰山禪
亭亭史記注徐廣曰在鉅平駰案服虔曰亭亭在牟陰非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亭亭山在
兗州博城縣西南三十里也漢書志晉灼
曰地理志鉅平有亭亭山師古曰晉說是也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
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
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
社首漢書注應劭曰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平南十二里師古曰晉說是也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
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
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
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

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于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史記注應劭曰鄗上北里皆地名索隱曰設以不可得之物應劭曰光武改高邑曰鄗縣姚氏云鄗縣屬常山一云鄗上山名）所以爲盛（漢書注師古曰爾雅云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漢書注服虔曰茅草有三脊也張揖曰謂靈茅也師古曰藉謂以藉地也音才夜反）東海致比目之魚（史記注韋昭曰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鰈索隱曰鰈音答郭璞云如牛脾身薄細鱗紫黑色一眼兩片合乃得行今江東呼爲王餘亦曰版魚　漢書注師古曰爾雅亦作鰨鰨漢書注相得乃飛名曰鶼郭璞注爾雅云西海其說異也）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于是桓公乃止

蕙田案封禪篇著于管子而史記引之可知其說自春秋已然矣世衰道微六經晦蹇未經孔子刪定而陋儒附會如此此亦孟子所謂邪說也管子著其說而卒破之其亦有見于後世之必然而設辭以窮之乎

（禮器因名山升中于天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鄭注名猶大也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狩至于方岳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孝經說曰封乎泰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也疏泰山謂方岳燔柴告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此所謂封禪也太平乃封禪其封禪必因巡守而爲之若未太平巡守之時亦燔柴以告之故王制說天子巡守必先柴若太平巡守之時初到方岳以燔柴告至之後乃考諸侯功績及封土爲壇更燔柴祭天告諸侯之成功也此唯泰山爲之餘岳則否其巡守則每岳皆至也而皇氏云太平乃巡守案詩頌時邁巡守告祭柴望時邁武王之詩而有巡守之禮武王未太平何得云太平乃巡守其義非也孝經說云至刻石紀號皆孝經緯文也封乎泰山者謂封土爲壇在于泰山之上考績燔燎者謂諸侯功績燔柴燎牲以告天禪乎梁甫者禪讀爲墠謂除地爲墠在于梁甫以告地也梁甫是泰山之旁小山也刻石紀號也者謂刻石爲文紀錄當代號謚之所交代之處也必于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己之功迹以自勸也增泰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印璽故孔子曰封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數者七十有餘三皇禪于繹繹之山五帝禪于亭亭之山三王禪于梁甫之山繹繹無窮之意禪于有德者而居之無窮已亭亭者制度審諦道德著明梁甫者梁信也甫輔也信輔天地之道今案書說禪者除地爲墠而白虎通云禪以讓有德其義非也案史記封禪書齊桓公欲行封禪管仲諫止辭云自古封禪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昔有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伏羲氏封泰山禪云云神農炎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湯周成王皆封泰山）

惟禹禪會稽成王禪社首其餘皆禪云云者亦泰山傍
小山名也但白虎通與史記禪處不同未知孰是也

蕙田案禮記因名山升中于天特巡狩柴望
耳注疏乃引緯書封禪以實之不亦誣聖經
而賊萬世哉

(史記封禪書)自古受命帝王曷常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暗符
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于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
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廢每世之
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壞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湮滅
其詳不可得而記閒云(又曰)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
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彰蓋難言之詩云紛在位文王受命政不
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
周德之洽惟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
(後漢書祭祀志)注莊子曰易姓而王封于泰山禪于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
形兆填塿勃石凡千八百餘處許慎說文序曰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
謂之文其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滋多也著于竹帛謂之
書書者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蕙田案觀莊子云云則戰國時有其說矣

(河圖真記)王者封泰山禪梁父易
姓奉度繼興崇功者七十二人
(春秋漢含孳)天子所以昭察以從斗樞禁令天下變
體守文宿思以合神保長久天子受符以辛日立號

(孝經鉤命決)曰封乎泰山考績燔燎禪
乎梁父刻石紀號煥炳巍巍教化顯著

蕙田案以上三書所謂讖緯之言是也

(尚書中候)曰昔古聖王功成道洽符瑞出乃封泰山今此目之魚
不至鳳凰不臻未可以封鄭元注云此目東方異氣所生名鰈

蕙田案此即管子而重衍之

(帝王世紀)曰黃帝得寶鼎興封禪
有景雲之瑞故以雲紀官爲雲師

蕙田案此亦管子篇內所有

(元經通義)易姓而王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何天命已爲王使理羣生也或曰
封以黃金爲泥以銀爲繩經無明文以義說之所以正封岱泰山者五岳之長
羣神之主故獨封于泰山告太平于天報羣臣之
功也禪梁父者泰山之支屬能配泰山之德也
(白虎通)王者易姓而起必升泰山何敎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
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于泰山何萬物所交代之處也必于其
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刻石紀
號者著己之功跡也以自效傚也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故增泰山之高以
傚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天地之所命功成事遂有蓋于天地若高者加高
厚者加厚矣或曰封者廣也言禪者明以成功相傳也梁甫
觀易姓之王可得而數者七十有餘封者廣也言禪者明以成功相傳也梁甫
者泰山旁山名禪于梁甫何以三皇禪于繹繹之山明已成功而去有德者居
之繹繹者無窮之意也五帝禪于亭亭者制度審諟德著明也三王禪于梁甫
之山者梁信也甫輔也輔天地之道而行之也太平乃封知告于天必也于岱

宗何明知易姓也刻石紀號知自紀于百王也燔祭天報之義也望祭山川祀羣神也詩云於皇時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泰山也又曰陟山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爲王者承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德至天則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太平感德至文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草木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鸞鳥舞麒麟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見白烏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芝實茂陵出異丹阜出蓮甫山出器車澤出神鼎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通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則祥風至佳氣時喜鐘律調音度施四夷化越裳貢孝道至則以蓮甫者樹名也其葉大于門扇不搖自扇于飲食清涼助供養也繼嗣平明則賓連生于房戶賓連者木名連葉相承故在于房戶象繼嗣也歷得其分度則蓂莢生于階間蓂莢樹名也月一日生一莢十五日畢至十六日去莢故莢階生似日月也賢不肖位不相踰則平路生于庭平路者樹名也官位得其人則生失其人則死狐九尾何狐死邱首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必九尾者也九妃得其所子孫繁息也于尾者何子孫常盈也景星者大星也月或不見景星常見可以夜作有益于人民也甘露者美露也降則物無不感者也朱草者赤草也可以染絳別尊卑也醴泉者美泉也狀若醴酒可以養老嘉禾者大禾也成王時有三苗異畝而生同爲一穗大幾盈車長幾充箱民有得而上之者成王訪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爲一穗天下當和爲一乎以是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來矣

蕙田案附會之說至此已極不意

孟堅而猶爲此習俗移人乃至是乎

孟康曰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于天封崇也助天之高也刻石紀號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檢封之焉

風俗通尚書禮天子巡守歲二月至于岱宗孔子禪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蓋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平也所以必于岱宗者長萬物之宗陰陽交代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徧雨天下唯泰山乎封者立石高一丈二尺尅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名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下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祭上元尊而祖生魚壇廣十二丈高三尺階三等必于其上示增高也尅石紀號著已績也或曰金泥銀繩印之璽下禪梁父禮祠地主去事之殺示增廣也禪謂壇墠當有所與也三皇禪于繹繹明已功成而去德者居之繹繹者無所指斥也五帝禪于亭亭德不及于皇亭亭名山其身禪于聖人三王禪于梁父者信父者子言父子相信與也孝武皇帝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有玉牒書秘書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加祠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筴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壹其夜兕牛犀象之屬其享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筴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壹其夜有光如流星晝有白雲起封中于是作明堂汶上令諸侯各治邸車駕前後五至祠以元鼎六年告封改爲元封武帝已年四十七矣何緣反更得十八也就若所云明神禍福必有徵應權時倒讀實能誤招期予奉車子侯驂乘上下臣不預封事何因緣卬沒石中馬蹄跡處于今尚存虛妄若此非一事也予以空僞承之東嶽泰素六沒石乃止暴病而死悼傷無已又言武帝與仙人對博基戴數躰祈祠容問長者賢通上泰山者云謂壓遠尅石文昧難知也殊無有金篋玉牒探籌之事春秋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見之人斯爲審矣傳曰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其隕落崩薨之日不能咸至百年詩云三后在天論語曰古皆沒太史記黃帝葬于橋山騎龍升天豈不怪乎烏號弓者栢桑之林枝條暢茂烏登其上下垂著地烏適飛去後從臿殺取以爲弓因名烏號弓

蕙田案風俗通意似稍正而文極支離

袁宏曰夫揖讓受終必有至德于天下征伐革命則有大功于萬物是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岳

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于其始取其所通必于所宅崇其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者王者開務之大禮也德不周洽不得輒議斯事功不弘濟不得琴瑟斯禮曠代一有其道至高自黃帝堯舜至于三代各一得封禪未有中修其禮者也雖繼體之君時有功德此蓋率復舊業增修其前政不得仰齊造國同符改物者也夫神道真一其用不煩天地易簡其禮尚質故藉用白茅貴其誠素器用陶匏取其易從然則封禪之禮簡易可也若夫石函玉牒非

天地之性也

崔靈恩曰自周以前封者皆封土為壇至秦皇漢武始用石檢

【袁准正論】封禪之言惟周官有王大封之文齊桓公欲封禪聞管仲言而止焚燎祭天皆王者之事非諸侯之所為也是以學者疑焉後秦一主漢二君修封禪之事其制為封土方丈餘崇于泰山之上皆不見于經泰漢之事未可專信管仲云禹禪會稽告天則同祭地不得異也會稽而可禪四岳皆可封也夫洛陽者天地之所合嵩高者六合之中也今處天地之中而告于嵩高可也奚必于泰山

蕙田案准但略言其事之不可信而未言其事之不可為識不足也末以封泰山不如告嵩高抑惑矣

又案以上諸儒附會封禪之說

黃憲外史封禪篇齊王將進泰山問于徵君曰敝邑有封禪之山非天子不能舉也秦始以諸侯之國而舉之非僭與徵君對曰憲也聞之古者天子巡狩朝諸侯于明堂祀羣神于岱嶽觀民風以布王政未聞有封禪之舉也不經孰甚矣天子一日有萬務其勤惕也如是豈能懈其萬務率之以臣庶曠之以時月而侈心于封禪勤功德于無知之石哉自古迄于秦好為封禪者七十有二然茫昧而不可述大抵皆修心之主也炎漢重離我二祖光耀前後豐功令德不能殫紀其盛然亦未嘗蹈前王之陋規而舉封禪文景紹厥休烈海內幾刑措之風固盛王素主也至于封禪則恥之及孝武即極玩武佳兵傾海內之命運府庫之積而肆伐匈奴使百姓去家室之樂而身顯功烈之名致符瑞求神仙茂舉封禪以建榮號是以

漢祚中替卒不能休隆于前也歷至于今譚封禪之事者猶昌而未熄豈非貽謀之慮與若秦之始皇又何道哉今以大王之賢而光于王室可以跨秦而登周也誠能儃泰山之碑摧梁父之禍毀雲夢之銘修明堂之典以臨天皇而招八國之諸侯是王之顯功踰于桓文也何必慕狂秦之侈心追七十二君之陋軌哉齊王曰先生幸教不穀美矣駿矣雅矣元矣乃命左右紀之

文中子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蓋其曠世不常行而于禮無所本自漢以來儒生學官議論不同而至于不能決則出于時君率意而行之爾

文獻通考馬氏曰案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而太史公作封禪書則以爲古受命帝王未嘗不封禪且當以文中子之言爲正

蕙田案文中子數語切中是非而盡其事理矣有德者必有言其信然乎

蘇氏轍曰郊祀天地見夫詩書固有國之常禮也三代既衰禮失其舊秦漢之間祀五時封泰山禮汾陰雜于郊祀之外儒者以爲此禮之大者然五時廢于漢元封禪止于晉武當時自以爲賢于秦漢今將考論其實此三者于唐虞三代抑嘗行之乎所謂封禪七十二君亦可信乎秦不足言漢之諸儒初不言封禪封禪之端發于相如相如之言抑可信乎

胡氏寅曰緯書原本于五經而失之者也而尤紊于鬼神之理幽明之故夫鬼神之理幽明之故非知道者不能識斷國論者誠能一決以聖人之經經所不

載雖有緯書讖記屏而不用則庶乎其不謬于理矣
登封之事原本于燔柴而失之者也詩書紀巡狩而
柴者記所謂祭天也至于岱宗陟其高山云者記所
謂因名山也有山則因以爲高無則于郊而壇其義
類一也又有大事而告于上帝者武王克商始有天
下故柴望而告也舍此則瀆矣記以饗帝于郊與升
中于天爲二事則傳者之失也然則七十二君之編
録詩書禮典略不經見審有是事乃天下國家之盛
舉堯舜禹湯文武成康昭宣皆身致太平安得闕而
不講

大學衍義補邱氏濬曰封禪之説詩書禮典略不經
見審有是事乃天下國家之盛舉堯舜禹湯文武成
康皆身致太平安得闕而弗講所謂七十二君者果
何代何人哉先儒有言養生至于長生不死爲國至
于祈天永命皆有是理然人未有能爲之者縱爲之
然亦不出乎身心日用之間非必由乎服食藥物徼
求鬼神而後致之也然自秦漢以來千餘年矣有國
家者未有一人過百年而不死者亦未有一國踰千
年而不亡者則是有此説而無此事明矣是故明君
欲求壽年之永莫若寡欲欲得國祚之延莫若愛民
寡欲而至于全其天愛民而至于過其歷真誠有是
理亦真誠有是事嗚呼世主所以甘心于不貲之費
而得封禪之禮者以有秘祝之求也誠知此理反之
于心知其必無驗之于古知其無效則自不爲矣

徐氏乾學曰韓詩外傳曰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
可得而數者七十餘氏不可得而數者萬數袁准正

史記始皇本紀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于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詩記宋大觀中汶陽劉跂至泰山見其碑摹之乃作親輒遠黎）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右傳記諸家論封禪

論曰唯周有王大封之文案成王封禪而文武皆不在七十二君而無一言見于經傳學者疑焉愚謂韓詩外傳亦漢儒附會之說即太史公所引管仲答齊桓公之說皆非事實雖書籍經秦焚烏有七十二君而不一見于經傳者乎至緯書河圖真紀之言皆漢人僞托以諛世主又案晉太康郡國志始皇立石頌德文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人以仁四守之內莫不郡縣四屬八荒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庶蕃息天祿永得刻石改號有金冊石函金泥玉檢之事焉案史遷云封藏皆秘世不得記則是漢世已無聞矣而太康志所載文亦不類秦人語特杜氏通典載之故附記于此

蕙田案以上數條先儒辨正封禪之說

封禪書秦始皇既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祀騶嶧山頌秦功業于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菹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于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祠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于大樹下諸儒既絀不得與用于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于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川及八神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僇文學皆曰始皇上泰山爲風雨所擊不得封禪

史記正義道書福地記云泰山高四千九百丈二尺周迴二千里括地志梁父山在兗州泗水縣北八十里西接徂徠山肅然山在博城縣東六十里晉太康地志云肅然泰山趾東北名也

蕙田案始皇封禪意在誇詡功德也

右秦始皇封禪

漢書武帝本紀元封元年春正月行幸緱氏遂東巡海上夏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降坐明堂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故用事八神遭天地況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後升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爲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民田租逋賦貸已除加年七十以上孤寡帛人二匹四縣無出今年算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

戶牛酒

郊祀志後二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麃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賜一角獸蓋麟云于是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天也于是濟北王以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于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仙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言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悅迺召問卿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齊人與安期生通

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帝亦當上封禪封禪則能仙登天矣元鼎中汾陰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體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古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于是迺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接神人蓬萊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拘于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爲封祠器視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

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事于是上黜偃霸而盡罷諸儒弗用三月乃東幸緱氏禮登中岳太室上因東上泰山泰山草木未生迺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迺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跡未信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爲仙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仙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至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縉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秘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黄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兕牛象犀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下詔改元爲元封又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守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迺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迺至甘泉周萬八千里云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

星孛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後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史記平準書武帝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預治橋道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

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相如既卒五歲上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中岳封于泰山至梁甫禪肅然

司馬相如封禪文伊上古之初肇自顓宵生民歷選列辟以迄乎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葳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韶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惟風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于唐堯臣莫賢于后稷后稷創業于唐公劉發迹于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後陵夷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于前謹遺教于後耳故軌迹夷易遵也湛恩厖洪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于禋禩而崇冠于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絶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汤滴漫羨旁魄四

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
潤協氣橫流武節猋逝爾陁游原迴闊泳沫首惡鬱
沒晻昧昭晰昆蟲闓澤回首面内然後囿騶虞之珍
羣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于庖犧雙觡共抵之
獸獲周餘放龜于岐招翠黃乘龍于沼鬼神接靈園
賓于閒館奇物譎詭傲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
爲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微夫
斯之爲符也以登介邱不亦恧乎進讓之道何其爽
與于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讁諸夏
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洽符瑞
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泰山梁父誠壇場望幸
蓋號以況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陛下謙讓而
弗發也挈三神之驩缺王道之儀羣臣恧焉或謂且
天爲之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
而梁父罔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
尚何稱于後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
以行事不爲進越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
神勒功中岳以章至尊舒盛德發榮號受厚福以浸
黎民也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
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略術使獲
曜日月之末光絶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祓
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七據之無窮俾萬
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裴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
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
覽焉于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
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

之富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
可遊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匪唯
雨之又潤澤之匪唯濡之我氾布濩之萬物熙熙懷
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兮君兮侯不邁哉般
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喜旼旼穆穆君
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
亦于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遊彼靈畤孟冬十月君
祖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
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耀煥炳煇煌正陽顯見覺
寤黎烝於傳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
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藪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
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興必慮衰安
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

厥遺此之謂也

倪寬傳漢武帝時議欲倣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
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
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對
曰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爲封禪告成合祛天地神
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爲之
節文惟聖王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
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人自盡終莫能成惟
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
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
既成將用事拜寬爲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
堂寬上壽曰三代改制屬象相因間者聖統廢絕陛
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宗祀太一六律五

聲幽贊聖意神樂四合各有方象以承嘉祀爲萬世則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發祉閶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雝永享光輝充塞天文粲然見象日昭報降符應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

東方朔傳朔之文辭有封泰山篇

武帝本紀元封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祀五時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月還祠泰山

郊祀志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于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人采藥以千數是歲旱天子既出亡名迺禱萬里沙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湛祀而去

元封三年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天旱意乾封乎

武帝本紀五年冬行南巡守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灊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遂北至琅邪並海春三月還至泰山增封夏四月詔曰朕巡荆揚輯江淮物會大海氣以合泰山上天見象增修封禪其赦天下

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二月禮高里

郊祀志太初元年幸泰山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祀后土臨渤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幾至殊庭焉

武帝本紀太初三年春正月行東巡海上夏四月還修封泰山禮石閭

郊祀志是年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

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于執期名曰迎年
上許作之如方名曰明年上親禮祠上犢黃焉公玉帶
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岐伯令黃帝封東泰
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
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迺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焉其後
令帶奉祠候神物復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禪
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言仙人閭也故
上親禪焉

武帝本紀天漢三年春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
受計還幸北地祀常山瘞元玉

郊祀志自封泰山後十三歲而周遍于五嶽四瀆矣

武帝本紀太始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甲申修封丙戌
禪石閭夏四月幸不其祀神人于交門宮若有鄉坐拜
者作交門之歌

征和四年三月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修封癸巳禪石
閭

郊祀志上復修封于泰山東游東萊臨大海是歲雍縣
無雲如靁者三或如虹氣蒼黃若飛鳥集槐陽宮南聲
聞四百里隕石二黑如黶有司以爲美祥以薦宗廟而
方士之候神入海求蓬萊者終無驗公孫卿猶以大人
之迹爲解天子猶羈縻不絕幾遇其真泰山五年一脩
封武帝凡五修封

文獻通考馬氏端臨曰秦始皇漢武帝之封禪也皆
黜當時諸儒之議而自定其禮儀放史氏所載則秦
之諸儒進蒲車掃地之說漢之諸儒有拘于詩書古
文而不敢騁之說以此拂二帝之意而不見録然封

禪非古禮也切詳諸儒之意蓋欲以古帝王巡狩望祀之禮而緣飾之然古帝王之事則省方問俗賞善罰惡凡以爲民其意出于公也秦漢二主之事則誇誦功德希求福壽凡以爲已其意出于私也迹其舉措正自冰炭則又安能考詩書之說行簡質之禮乎固宜其見黜也

蕙田案漢武封禪意在慕黃帝之升天也

右漢武帝封禪

後漢書光武帝本紀中元元年春二月己卯幸魯進幸泰山北海王興齊王石朝于東岳辛卯柴望岱宗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父夏四月癸酉車駕還宮己卯大赦天下復嬴博梁父奉高勿出今年田租芻藁改年爲中元

祭祀志建武三十年二月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書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何汙七十二代之編録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兼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三月上幸魯過泰山告太守以上過故承詔祭山及梁父時虎賁中郎將梁松等議記曰齊將有事泰山先有事配林蓋諸侯之禮也河岳視公侯王者祭焉宜無即事之漸不祭配林三十二年正月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愼克用何益于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松等復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初孝武帝欲求神仙以扶方者言黃帝由封禪而後仙于是欲封禪封禪不常時人莫知元封元年上以

方士言作封禪器以示羣儒多言不合于古于是罷諸
儒不用三月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之巔遂東
巡海上求仙人無所見而還四月封泰山恐所施用非
是乃秘其事語在漢書郊祀志上許梁松等奏乃求元
封時封禪故事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用方石再累
置壇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
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于石旁東
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中刻三
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
爲泥玉璽一方寸二分一枚方五寸方石四角又有距
石皆再累枚長一丈厚一尺廣二尺皆在圓壇上其下
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廣二尺如小碑環壇
立之去壇三步距石下皆有石跗入地四尺又用石碑
高九尺廣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壇丙地去壇三丈以
上以刻書上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松欲因
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松上疏爭之以爲登封之禮
告功皇天垂後無窮以爲萬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明
奉圖書之瑞尤宜顯著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恐
非重命之義受命中興宜當特異以明天意遂使泰山
郡及魯趣石工宜取完青石無必五色時以印工不能
刻玉牒欲用丹漆書之會求得能刻玉者遂書秘刻
方石中命容玉牒二月上至奉高遣侍御史與蘭臺令
史將工先上山刻石文曰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
帝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班于羣神遂覲東
后從臣太尉憙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
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褒成侯序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

宗廟墮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揚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荆州豪傑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雞鳴犬吠之聲皇天睠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吏治修職復于舊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恕皇帝唯慎河圖雒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陰以承靈瑞以爲兆民永茲一宇垂于後昆百僚從臣郡守師尹咸蒙祉福永永無極秦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建

助祭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河圖會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則封誠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之姦僞不萌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常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紀禪于梁父退省方五河圖合古篇曰帝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河圖提劉子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拒九州平天下予雒書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合帝際勉刻封孝經鉤命決曰予誰行赤劉用帝三建孝九會修專茲竭行封岱青河雒命后經讖所傳昔在帝堯聰明密微讓與舜庶後裔握機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權勢依托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以簒叛僭號自立

武元年以前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明經文以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明者爲驗又其十卷皆不昭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于泰山下南方羣神皆從用樂如南郊諸王王者後二公孔子後褒成君皆助祭位事也事畢將升封或曰泰山雖已從食于柴祭今親升告功宜有禮祭于是使謁者以一特牲于常祀泰山處告祠泰山如親耕豳劉先祀先農先虞故事至食時御輦升山日中後到山上更衣早晡時即位于壇北面羣臣以次陳後西上畢位升壇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命人發壇上石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事畢皇帝再拜羣臣稱萬歲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復道下二十五日甲午禪祭地于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羣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四月已卯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復博奉高嬴勿出元年租芻藁以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之乙酉使太尉行事以特告至高廟太尉奉匱以告高廟藏于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

應劭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曰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宮二月九日到魯遣守謁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治太山道十日魯遣宗室諸劉及孔氏瑕丘丁氏上壽受賜皆詣孔氏宅賜酒肉十一日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案行還益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齋國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校尉將軍大夫黃門郎百官

及宋公衛公褒成侯東方諸侯雒中小侯齊城外汶水上太尉太常齊山虞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爲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廣二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五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不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覩仰望天闕如從谷底仰觀抗峯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宵窅如無道徑遥望其人端如竹朽兀或爲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有頃復蘇亦賴齋酒脯處處有泉水目輒爲之明復勉强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脇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突遼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胸捏石捫天之難也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昏燋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避濕暗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晡後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鐘又方柄有孔莫能識也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

楊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東
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
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有兩
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陛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
上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闕鄉壇再拜謁人多
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酢
梨酸棗狼藉散錢處數百幣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
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爲先上跪拜置梨棗錢于道以
求福即此也東山名曰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
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
稽周觀者望見齊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有
玉龜山南脅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日入下去行數
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其前先知蹈有人

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矣

太康地記曰奉高者以事東岳帝王禪代之處也故明堂在縣南四里漢武立太壇于東山以登天下示增高

後漢書曹褒傳褒父充持慶氏禮建武中爲博士從
巡狩岱宗定封禪禮
張純傳建武三十年純奏上宜封禪曰自古受命而
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樂動聲儀曰以
雅治人風成干頌有周之盛成康之間郊配封禪皆
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
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
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
施黎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祐四方來賀今
攝提之歲蒼龍甲寅德在東宮宜及嘉時遵唐帝之
典繼孝武之業以二月東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興勒

功勳復祖統報天神禪梁甫祀地祇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東巡岱以純視御史大夫從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

文獻通考司馬彪論自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王巡狩則有修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因好仙信方士之言及造石檢印封之事也天道質誠約而不費故牲用犢器用陶匏殆將無事于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石也夏少康周宣由廢復興不聞改封光武欲因孝武故封而梁松固爭以爲必改乃當天意既封之後未有能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作蓋亦誣神之咎也且帝王所以能大著于後者實在其德加于人不聞其在封矣

胡氏寅曰前世論登封者莫善于許懋惜乎世祖之臣智不及此陋其君于過舉而不得聞也且世祖享國至是已三十年四垂無虞中土寧謐其心浸滿是以告功皇天明示得意而不自知其多失也不法唐虞三代而法始皇武帝一失也案識文九世當封禪則孝武之世今乃自綴于元帝而削去成哀平三君二失也王檢秘文人不得見是必祈求永年三失也前年拒羣臣之請謂百姓怨氣滿腹吾歎天乎豈有治天下三十年民怨未除纔後兩歲即已歡洽此四失也勅戒郡縣有上壽稱美者必髡令屯田詔墨未乾乃自令梁松等討論故事此五失也奉高后配地祇未幾黜降廟主歸于寢園此六失也即位改元終身不可改而又改此七失也凡此七者人君舉動之

大節而疵病如此惜乎光武勇智出倫而學問不足也光武年及耳順方建中元則意在久生不言而自見矣其視向者對宗族乞復之言壽陵迭興之詔即已大異前徹所謂人心無常詎不然哉

蕙田案光武封禪信讖也

右後漢光武帝封禪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見曾參校
李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吉禮五十

四望山川 附封禪

晉書禮志魏文帝黃初中護軍蔣濟曰夫帝王大禮巡守爲先昭祖揚禰封禪爲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刊無竟之名紀天人之際者也故司馬相如謂有文以來七十二君或順所繇於前謹遺教於後太史公曰主上有聖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過也然則元功懿德不刊梁山之石無以顯帝王之功示兆庶不朽之觀也語曰當君而歎堯舜之美譬猶人子對厥親而生譽他人之父今大魏承百王之敝亂拯流遁之

艱厄接千載之衰緒繼百代之廢業自文武至於聖躬所以參成天地之綱維神人之化上天報應嘉瑞顯祥以比往古無所取喻至於歷世迄今未廢大禮雖志在掃盡殘盜蕩滌餘穢未遑斯事若爾三苗屈彊於江海大舜當廢東巡之儀徐夷跋梁於淮泗周成當止岱嶽之禮且去歲破吳虜於江漢今茲屠蜀賊於隴右其震蕩內潰在不復淹無累於封禪之事也此議久廢非倉卒所定宜下公卿廣撰其禮卜年考時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軍旅不勝大願冒死以聞詔曰聞蔣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開闢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耳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間廣遠者千有餘年近者數百載其儀闕不可得記吾何德之修敢庶茲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吾不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榮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書常侍省之而已勿有所議亦不須答詔也天子雖距濟議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之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隆卒不復行之

右魏文帝封禪未行

吳志孫皓天璽元年陽羨山有石室所在表爲天瑞乃遣司空董朝周處等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

右孫皓封禪附

晉書禮志武帝平吳混一區宇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書令衛瓘尚書左僕射山濤右僕射魏舒尚書劉寔司空張華等奏曰臣聞肇自生靈則有后辟年載之數莫之能紀立德濟世揮揚仁風以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

家其謚號可知者十有四焉沈淪寂寞曾無遺聲者不可勝記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周不失其緒金德將升世濟明聖外平蜀漢海内歸心武功之盛實由文德至於陛下受命踐祚弘建大業羣生仰毓惟獨江湖沅湘之表凶桀負固歷代不賓神謀獨斷命將出討兵威暫加數旬蕩定羣其鯨鯢赦其罪逆雲覆雨施八方來同聲教所被達於四極雖黃軒之征大禹遠略周之奕世何以尚今若夫元石素文底號前載象以數表言以事告雖古河圖洛書之徵不是過也宜宣大典禮中嶽封泰山禪梁父發德號明至尊享天休篤黎庶勒千載之表播流後之聲俾百世之下莫不興起斯帝王之盛業天人之至望也詔曰今通寇雖殄外則障塞有警内則百姓未寧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璀等又奏曰今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大漠之陰日南北戶莫不通屬芒芒禹跡今實過之天人之道已周巍巍之功已著宜修禮地祇登泰山致誠上帝以答人神之願也乞如前奏詔曰今陰陽未和刑政未當百姓未得其所豈可以勒功告成耶詔不許璀等又奏曰臣聞處帝王之位者必有歷運之期天命之應濟兆庶之功者必有盛德之容告成之典無不可誣有不敢讓自古道也而明詔謙冲屢辭其禮雖盛德彼在推而未居夫三公職典天地實掌人物國之大事取義於此故漢氏封禪非是官也不在其事臣等前奏蓋陳祖考之功天命又應陛下之德合同四海迹古考今宜修此禮至於克定歲月雖五府上議然後奏聞詔曰雖蕩清江表皆臨事者之勞何足以告成方望羣后

思隆大化以寧區夏百姓獲乂與之休息斯朕日夜之望無所復下諸府矣瓘等又奏臣聞唐虞三代濟世弘功之君莫不仰承天休俯協人志登介丘履梁父未有辭焉者蓋不可讓也今陛下勳高皇德無與二茂績宏規巍巍之業固非臣等所能究論而聖旨勞謙屢自抑損時至弗應推美不居闕皇代之上儀塞靈祇之欵望使大晉之典謨同風於三五臣等誠不敢奉詔請如前奏施行詔曰方當共思弘道以康庶績以俟他年無所復紛紜也王公有司又奏自古聖明光宅四海封禪名山著于史籍作者七十四君矣舜禹之有天下也巡守四岳躬行其道易著觀俗省方禮有升中於天詩頌陟其高山皆載在方策文王爲西伯以服事殷周公以魯藩列於諸侯或亨于岐或有事于太山徒以聖德猶得爲其事自是以來功薄而僭其義者不可勝數號謚不泯以至於今況高祖宣皇帝景皇帝濟以大功輯寧區夏太祖文皇帝受命造晉盪定蜀漢陛下應期龍興混一六合澤被羣生威震無外昔漢氏失統吳蜀鼎峙兵興以來近將百年地險俗殊人望絕塞今不羈之寇二代而平非聰明神武先天弗違孰能巍巍其成功若茲者歟臣等幸以千載得遭運會親服大化目覩太平至公至美誰與爲讓宜祖述先明憲章古昔勒功岱岳登封告成弘禮樂之制正三雍之典揚名萬世以顯祖宗是以不勝大願敢昧死以聞請告太常具禮儀復上詔曰所議誠列代之盛事也然方今未可以爾便報絕之

右晉武帝不行封禪

宋書禮志太祖在位長久有意封禪遣使履行太山舊道詔學士山謙之草封禪儀注其後索虜南寇六州荒毀其意乃息

世祖大明元年十一月戊申太宰江夏王義恭表曰惟皇天崇稱大道始行揖讓迄于有晉雖聿修前緒而跡淪言廢蔑記於竹素者焉可單書紹乾維建徽號流風聲被絲管自無懷以來可傳而不朽者七十有四君罔仁厚而道滅鮮義澆而德宣鍾律之先曠世綿絕難得而聞丘索著明者尚有遺炳故易稱先天弗違後天奉時葢陶唐姚姒商姬之主莫不由斯道也是以風化大洽光熙於後炎漢二帝亦踵曩則因百姓之心聽輿人之頌龍駕帝服鏤玉梁甫昌言明稱告成上靈況大宋表祥唐虞受終素德山龍啟符金玉顯瑞異采騰於軫墟紫烟藹於邦甸錫晃兆九五之徵文豹赴天歷之會誠二祖之幽慶聖后之冥休道冠軒堯惠深亭毒而猶執冲約未言封禪之事四海竊以惑焉臣閒惟皇配極惟帝祀天故能上稽乾式照臨黔首協和宮昊膺茲多福高祖武皇帝明並日月光振八區拯已溺之晉濟橫流之世撥亂寧民應天受命鴻徽洽於海表威稜震乎沙外太祖文皇帝體聖履仁述業興禮正樂頌作象歷明達通於神祇元澤被乎上下仁孝命世叡武英挺遭運屯否三才湮滅迍龍飛五洲鳳翔九江身先八百之期斷出人鬼之表慶煙應高牙之建風耀符發迹之辰親剪凶逆躬清昏壒天地革始夫婦更造豈與彼承業繼緒拓復禹跡車一其軌書罔異文者同年而議哉今龍麟已至鳳凰已儀比李已實靈茅已茂雕氣降霧於

宮槲珍露呈味於禁林嘉禾積穗於殿蒭連理合幹於
園籞皆耀質離宮植根蘭囿至夫霜毫元文素翮赬羽
泉河山岳之瑞草木金石之祥方畿憬塗之謁抗驛絶
祖之奏彪炳雜沓粤不可勝言太平之應茲焉富矣宜
其從天人之誠遵先王之則備萬乘整法駕修封泰山
瘞玉岱趾延喬松於東序詔韓岐於西廂麾天閽使啟
闕謁紫宮朝太一奏鈞天詠雲門贊揚幽奥超聲前古
豈不盛哉伏願時命宗伯具茲典度詔曰太宰表如此
昔之盛王永保鴻名常爲稱首由斯道矣朕遭家多難
入纂絶孝德薄勳淺鑒寐崩愧頃麟鳳表禎茅禾兼瑞
雖符祥顯見恧乎猶深庶仰述矢志拓清中寓禮祇謁
神朕將試哉
四年四月辛亥有司奏曰臣聞崇號建極必觀俗以樹
教正位居體必採世以立言是以重代列聖咸由厥道
元勳上烈融章未分鳴光委緒歌而罔臧若其纘論略
騰軌則系綴聲采徵略聞聽爰洎姬漢風流尚存遺芬
餘榮綿映紀緯雖年絶世祀代華精華可得騰金綵奏
玉潤鏤迹以燻今鑄德以麗遠而四望埋禋歌之禮日
觀弛修封之容豈非神明之業難崇功基之迹易泯自
茲以降迄於季末莫不欲英弘徽位詳固洪聲豈徒深
默修文淵幽馭世而已諒以滕非虛奏書非妄埋擊雨
恕神淳簪復樹安得紫壇肅祇竹宮載竽散火投郊流
星奔座寶緯初基厭靈命歷德振弛維功濟淪象元浸
紛流華液幽潤規存永馭思詳樹遠太祖文皇帝以啟
邁泰運景望震凝采樂調風集禮宣度祖宗相映軌迹
重暉聖上韞籙蕃河竚翔衡漢金波掩照華耀停明運

動時來躍飛風舉澄氛海岱開景中區歌神還靈頴天
重耀儲正凝位於兼明衮岳蕃華於元列故以祥映昌
基繫發篆素重以班朝待典飾令詳儀纂綜淪蕪搜騰
委逸奏玉郊宮禋珪元畤景集天廟脈壤祥農節至昕
陽川丘夙禮綱威巡駐表綏中甸史流其詠民挹其風
於是涵迹視陰振聲威響歷代之渠沈于望内安侯之
長賢王入侍殊生詭氣奉俗還鄉羽族齐儀懷音華狀
邊帛絶書爟光弛燭天岱發靈宗河開寶崇丘淪鼎振
來泗淵雲皇王岳摛藻雲漢并角即音栖翔禁籞衮甲
霜咮翼舞川肆榮泉流鏡後昭河源故以波沸外闕雲
蒸内澤若其雪趾青毳元文朱綵日月郊甸擇木弄音
重以榮露騰軒蕭雲掩閣鎬頴萃萌移華淵禁山輿竫
衡雲鵾竦翼海鰈泳流江茅吐蔭校書之列仰筆以飾

辭濟代之蕃獻邑以待禮豈非神勰氣昌物瑞雲照猶
軒龜軫闕泉淳芳太宰江夏王臣義恭咀道遵英抽奇
麗古該潤圖史施詳閎載表以功懋往初德耀炎昊升
文中岱登牒天闕耀冠榮名摛振聲號而道謙稱首禮
以虛挹將使元祇缺觀幽瑞垂期梁甫無盛德之容介
邱靡升聞之響加窮泉之野獻八代之駟交木之鄉莫
絶金之楛肅靈重表珍符兼貺伏惟陛下謨詳淵載衍
屬休章依徵聖靈潤色聲業誦辰稽古肅齊警列儒僚
展采禮官相儀懸槃動音洪鐘竦節陽路整衛正途清
禁於是績環珮端玉藻鳴鳳竽律騰駕流文間綵比象
之容昭明紀數之服徽焯天陣容藻神行翠蓋懷陰羽
華列照乃詔聯事掌祭賓客贊儀金支宿縣鏞石潤響
命五神以相列闢九閽以集靈警衛兵而闕雲先雨祇

以灑路霞凝生闕煙起成宮臺冠丹光壇浮素靄爾乃
臨中壇備盛禮天降祥錫壽固皇根谷動神音山傳稱
響然後辨年問老陳詩觀俗歸薦告神奉遺清廟光美
之盛彰乎萬古淵祥之烈溢乎無窮豈不盛歟臣等生
接昌辰肅懋明世束教管聞未足言道且章志湮微代
往淪絶拘採遺文辨明訓誥闕四字遣訪鄒魯草縢書堙玉
之禮具竦石繩金之儀和芝潤瑛鐫璽乾封懼弗軌屬
上徽燀當王則謹奉儀注以聞詔曰天生神物昔王稱
愧況在寡德敢當鴻貺今文軌未一可停此奏

右宋文帝孝武帝封禪未行

通典梁武帝天監中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帝命諸儒
草封禪儀欲行之著作佐郎許懋建議上嘉納之因推
演懋議稱制旨以答請者由是遂止

梁書許懋傳懋除征西鄱陽王諮議兼著作郎待詔文
德省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高祖雅好禮因集儒學
之士草封禪儀將欲行焉懋以爲不可因建議曰臣案
舜幸岱宗是爲巡守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於太山
考績柴燎禪乎梁父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
之通義也依白虎通云封者言附廣也禪者言成功相
傳也若以禪授爲義則禹不應傳啟至桀十七世也湯
文不應傳外丙至紂三十七世也又禮記云三皇禪奕
奕謂盛德也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也三王禪梁
甫連延不絶父歿子繼也若謂禪奕奕爲盛德者古義
以伏羲神農黃帝是爲三皇伏羲封太山禪云云黃帝
封太山禪亭亭皆不禪奕奕而云盛德則無所寄矣若
謂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者顓頊封太山禪云云

帝嚳封太山禪云云堯封太山禪云云舜封太山禪云云亦不禪亭亭若合黃帝以爲五帝者少昊即黃帝子又非獨立之義矣若謂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沒子繼者禹封太山禪云云周成王封太山禪社首舊書如此異乎禮說皆道聽所得失其本文假使三王皆封太山禪梁甫者是爲封太山則有傳世之義禪梁甫則有揖讓之懷或欲禪位或欲傳子義既矛盾理必不然又七十二君吾所記此中世數裁可得二十餘主伏羲神農女媧大庭柏皇中央栗陸驪連赫胥尊盧混沌昊英有巢朱襄葛天陰康無懷黃帝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禹湯文武中間乃有共工霸有九州非帝之數云何得有七十二君封禪之事且燧人以前至周之世未有君臣人心淳朴不應金泥玉檢升中刻石燧人伏羲神農

三皇結繩而治書契未作未應有鐫文告成且無懷氏伏羲後第十六主云何得在伏羲前封太山禪云云夷吾又曰惟受命之君然後得封禪周成王非受命君云何而得封太山禪云炎帝封太山禪云分爲二人妄亦甚矣若是聖主不須封禪若是凡主不應封禪當時齊桓欲行此事管仲知其不可故舉怪物以屈之也秦始皇登太山中坂風雨暴至休松樹下封爲五大夫而事不遂漢武帝宗信方士廣召儒生皮弁縉紳射牛行事獨與霍嬗俱上既而子侯暴卒厥足用傷至魏明使高堂隆撰其禮儀聞隆沒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生舍我亡也晉武太始中欲封禪乃至太康議猶不定竟不果行孫皓遣兼司空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國山

此朝君子有何功德不思古道而欲封禪皆是主好名于上臣阿旨于下也夫封禪者不出正經惟左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亦不謂爲封禪鄭元有參柴之風不能推尋正經專信緯候之書斯爲謬矣蓋禮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享帝于郊燔柴岱宗即因山之謂矣故曲禮云天子祭天地是也又祈穀一報穀一禮乃不顯祈報地推文則有樂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百物不失者天生之地養之故知地亦有祈報是則一年三郊天三祭地周官有圜丘方澤者總爲三事郊祭天地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此即月令迎氣之郊也舜典有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夏南秋西冬北五年一周若爲封禪何其數也此爲

九郊亦皆正義宜如大旅於南郊者非常祭也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月令云仲春元鳥至祀于高禖亦非常祭故詩云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并有雩禱亦非常祭禮云雩榮水旱也是爲合郊天地有三特郊天有九非常祀又有三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雩祭與明堂雖是祭天而不在郊是爲天祀有十六地祭有三惟大禘祀不在此數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異于常祭以故云大於時祭案繫辭云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三才之道也乾象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此則應六年一祭坤元亦爾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高祖嘉納之因推演懋議

稱制旨以答請者由是遂停

胡氏寅讀史管見封禪之事漢唐之君往往行之曾無一人建議明白如許懋者賢哉懋乎其學可謂正矣漢唐以來緯書行而經學弛重以鄭元博聞寡要不知折衷於聖人而惟緯書之信世無稽古大儒稽古言以祛羣惑遂使有天下者于無事時肆其侈心千乘萬騎巡守侈費登山琢石夸大功德或有秘祝以祈不死取笑當代貽譏後來彼梁武之資未必如漢光武之英也一聞懋言遂遏欲行之竟推廣其義以答請者則賢于光武遠矣使其舉措每如此則金甌之業何缺壞之有

通典北齊有巡守之禮并登封之儀竟不行

右梁武帝不行封禪

名臣奏議北齊文宣帝天保五年正月制詔問升中紀號秀州長吏樊孝謙對曰臣聞巡岳之禮勒在虞書省方之義著於易象往帝前王匪唯一姓封金刋玉億有餘人仲尼之觀梁甫不能盡識夷吾之對齊桓所存未幾然盛德之事必待太平苟非其人更貽靈譴秦皇無道致風雨之災漢武奢淫有奉車之害及文叔受命炎精更輝四海安流天下輯睦劍賜騎士馬駕鼓車乃用張純之文始從伯陽之說至於魏晉雖各有君量德而處莫能擬議蔣濟上言於前徒穢紙墨袁准發論于後終未施行世歷三朝年將十紀啟聖之期茲爲昌會陛下以神武之姿天然之略馬多龔北將異山西涼風至白露下北上大行東臨碣石方欲吞巴蜀而掃嵩函苑長洲而池江漢復恐

迎風從火芝艾共焚案此六軍未申九伐夫周發牙
璋漢馳竹使義在濟民非聞好戰至如投鼠忌器之
說蓋是常談文德懷遠之言豈識權道今三臺令子
六郡良家蓄銳須時裹糧待詔未若龍驤虎服先收
隴右之民電轉雷驚因取荆南之地昔秦舉長平金
精食昴楚攻鉅鹿枉矢宵流況我威靈能無恊讚但
使彼之百姓一覩六軍似見周王若逢司隸然後除
其苛令與其約法振旅而還止戈爲武標金南海勒
石東山紀天地之奇功被風聲於千載若令馬兒不
死子陽尚在使欲案明堂之圖草射牛之禮比德論
功多慙往列升中告禪臣用有疑

隋書高祖本紀開皇九年陳國平時朝野物議咸願登
右壯齊文宣帝封禪未行

封秋七月丙午詔曰豈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遐邇注
意便謂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
攸聞而今以後言及封禪宜即禁絶冬十一月壬辰放
使定州刺史豆盧通等上表請封禪上不許

禮儀志自古帝王之興皆稟五精之氣每易姓而起以
致太平必封乎泰山所以告成功也封訖而禪乎梁甫
梁甫者泰山之支山卑下者也能以其道配成高德故
禪乎梁甫亦以告太平也封禪者高厚之謂也天以高
爲尊地以厚爲德增太山之高以報天也厚梁甫之基
以報地也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于天地若天地
之更高厚云記曰王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
中於天而鳳凰降龜龍格齊桓公既霸而欲封禪管仲
言之詳矣秦始皇既黜儒生而封泰山禪梁甫其封事

皆祕之不可得而傳也漢武帝頗採方士之言造爲玉牒而編以金繩封廣九尺高一丈二尺光武中興聿遵其故晉宋齊梁及陳皆未遑其議後齊有巡守之禮并登封之儀竟不之行也開皇十四年羣臣請封禪高祖不納晉王廣又率百官抗表固請帝命有司草儀注於是牛弘辛彥之許善心姚察虞世基等創定其禮奏之帝遂巡其事曰此事體大朕何德以堪之但當東守因拜岱山耳十五年春行幸兗州遂次岱岳爲壇如南郊又壝外爲柴壇飾神廟展宮懸於庭爲埋瘞二於南門外又陳樂設位於青帝壇如南郊帝服衮冕乘金輅備法駕而行禮畢遂詣青帝壇而祭焉

舊唐書禮儀志隋開皇十四年晉王廣率百官抗表固請封禪十五年幸兗州遂於泰山下爲壇設祭不升山而還

右隋文帝不行封禪

冊府元龜兗州刺史薛胄以天下太平登封告禪帝王盛烈遂遣博士登太山觀古跡撰封禪圖及儀上之高祖謙讓不許

舊唐書太宗本紀貞觀五年正月癸未朝集使請封禪冊府元龜貞觀五年正月朝集使趙郡王孝恭等僉議以爲天下一統四夷來同請闕上表請封禪帝手詔曰省表具懷自有隋失道四海橫流百王之弊于斯爲甚朕提劍鞬旅首啟戎行扶翼興運克成鴻業遂荷慈聽恭承大寶每日昃思治弗敢康寧兢兢夕惕用忘興寢履薄馭朽不足爲喻賴三靈顯命百辟同心海外無塵

右唐高祖不行封禪

遠夷慕義但流遁永久凋殘未復田疇多曠倉廩猶虛
家給人足尚懷多愧豈可遽追前代取譏虛美所望恂
恂濟濟叶力盡誠輔其不逮致之王道如得雅頌形于
金石菽粟同如水火反朴還淳當如來議十二月已亥
朝集使利州都督武士彠等詣朝堂又上表請封禪帝
曰隋末分離羣兇競逐我提三尺劍數年之間正一四
海是朕武功所定也突厥强梁世爲紛擾今乃襲我衣
冠爲我臣吏殊方異類輻輳鴻臚是朕文教所來也突
厥破滅君臣爲俘安養之情同于赤子是朕仁愛之道
也林邑貢能言鳥新羅獻女樂憫其離本皆令反國是
朕敦本也酬功録效必依賞格懲惡罰罪必據刑書割
親愛捨嫌隙以弘至公之道是朕崇信也非朕苟自矜
伐欲明聖人之教不徒然也比年穀稼頻登疾疫不作

誠宜展禮名山以謝天地但以喪亂之後民物凋殘憚
于勞費所未遑也
舊唐書禮儀志貞觀六年平突厥年穀屢登羣臣上言
請封泰山太宗曰議者以封禪爲大典如朕本心但使
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闕封禪之禮亦可比德堯舜若
百姓不足夷狄內侵縱修封禪之儀亦何異于桀紂昔
秦始皇自謂德洽天心自稱皇帝登封岱宗奢侈自矜
漢文帝竟不登封而躬行儉約刑措不用今皆稱始皇
爲暴虐之主漢文爲有德之君以此而言無假封禪禮
云至敬不壇掃地而祭足表至誠何必遠登高山封數
尺之土也侍中王珪曰陛下發德音明封禪本末非愚
臣之所及秘書監魏徵曰隋末大亂黎民遇陛下始有
生望養之則至仁勞之則未可升中之禮須備千乘萬

騎供帳之費動役數州戶口蕭條何以能給太宗深嘉
徵言而中外表章不已上問禮官兩漢封山儀注因遣
中書侍郎杜正倫行太山上七十二帝壇迹是年兩河
水潦其事乃寢

大唐新語貞觀中百官上表請封禪太宗許焉唯魏徵
切諫以為不可太宗謂魏徵曰朕欲封禪卿極言之豈
功不高耶德不厚耶遠夷不服耶嘉瑞不至耶年穀不
登耶何為不可徵對曰陛下功則高矣而人未懷惠德
雖厚矣而澤未旁流諸夏雖安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義
未足供其求符瑞雖臻羣臣猶密積歲一豐倉廩尚虛
此臣所以竊謂未可臣未能遠譬但喻于人今有人十
年長患瘵治且愈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
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之良醫除其疾
苦雖已人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
封萬國咸集要荒之外莫不奔走自今伊洛泊于海岱
灌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
退艱阻豈可引彼夷狄示之虛弱殫府竭財未厭遠人
之望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水旱之災風雨之變
庸夫橫議悔不可追豈獨臣言兆人咸爾太宗不能奪
乃罷封禪

貞觀政要太宗謂房元齡曰封禪是帝王盛事比表請
者不絕公等以為何如魏徵對曰帝王在德不在封禪
目喪亂以來近泰山州縣彫殘最甚若車駕既行不能
全無使役此便是因封禪而勞役百姓太宗曰封禪之
事不自取功績歸之於天譬如元齡等功臣雖有益于
國能自謙讓歸之于朕豈似不言而欲自取今向泰山

功歸于天有似于此然朕意常以嵩高既是中嶽何謝
泰山公等評議
冊府元龜貞觀六年公卿百寮以天下太平四夷賓服
詣闕請封禪者首尾相屬帝不許嘗從容而言曰朕本
諸公子也始望不及此屬天下喪亂遂有救焚拯溺之
志義師入關之始羣凶鼎沸當此之時但得三分天下
亦爲足矣朕以不武內稟太上皇之謀外假士大夫之
力數年之間六合大定升中告禪信亦其時然朕往昔
蒙犯霜露遂嬰氣疾但恐登封之後彌增誠懼有乖營
衛非所以益朕也少欲自怡用安年壽公卿等勿復爲
言
舊唐書禮儀志貞觀十一年羣臣復勸封山始議其禮
于是國子博士劉伯莊睦州刺史徐令言等各上封禪

之事互設疑議所見不同多言新禮中封禪儀注簡略
未周太宗勅祕書少監顏師古諫議大夫朱子奢等與
四方名儒博物之士參議得失議者數十家遞相駁難
紛紜久不決于是左僕射房元齡特進魏徵中書令楊
師道博採衆議堪行用而於舊禮不同者奏之其議昊
天上帝壇曰將封先祭義在告神且備謁敬之儀方展
慶成之禮固當於壇下阯豫申齊潔贊享已畢然後登
封既表重慎之深兼示行事有漸今請祭於泰山下設
壇以祀上帝以大祖景皇帝配享壇長一十二丈高一
丈二尺又議製玉牒曰金玉重寶質性貞堅宗祀郊禋
皆充器幣豈嫌華美實貴精確況乎三神壯觀萬代鴻
名禮極殷崇事資藻繪玉牒玉簡式縕靈奇傳之無窮
永存不朽今請玉牒長一尺三寸廣厚各五寸玉簡厚

二寸長短闊狹一如玉牒其印齒請隨璽大小仍纏以金繩五周又議玉策曰封禪之祭嚴配作主皆奠玉策肅奉虔誠今玉策四枚各長一尺三寸廣一寸五分厚五分每策五簡俱以金編其一奠上帝一奠太祖座一奠皇地祇一奠高祖座又議金匱曰登配之策盛以金匱歸格藝祖之廟室今請長短令容玉策高廣各六寸形制如今之表函纏以金繩封以金泥印以受命璽又議方石再累曰舊藏玉牒止用石函亦猶盛書筴笥所以或呼石篋今請方石三枚以為再累其十枚石簡刻方石四邊而立之纏以金繩封以石泥印以受命璽又議泰山上圜壇曰四出開道壇場通議南面入升於事為允今請介邱上圜壇廣五丈高九尺用五色土加之四面各設一階御位在壇南升自南階而就上封玉牒

又議圜壇上土封曰凡言封者皆是積土之名利建分封亦以班社立號謂之封禪厥義可知今請于圜壇之上安置方石璽緘既畢加土築以為封高一丈二尺而廣二丈以五色土益封牒書藏于其內祀禪之所土封制亦同此又議玉璽曰謹詳前載方石緘封玉檢金泥必資印璽以為祕固今請依令用受命璽以封石檢其玉檢既與石檢大小不同請更造璽一枚方一寸二分文同受命璽以封玉牒石檢形制依漢建武時故事又議立碑曰勒石紀號顯揚功業登封降禪肆覲之壇立碑又議設告至壇曰既至山下禮行告至柴于東方上帝望秩遍禮羣神今請其壇方八丈一尺高三尺陛仍四出其禪方壇及餘儀式請從今禮仍請柴祭望秩同時行事又議廢石闕及大小距石曰距石之設意取守

固本資實用豈云彫飾今既積土厚封足與天長地久其小距環壇石闕迴建事非經誥無益禮儀煩而非要請從減省太宗從其議仍令附之於禮

顏師古傳帝將有事泰山詔公卿博士雜定其儀而論者爭爲異端師古奏臣譔定封禪儀注書在十一年于時諸儒謂爲適中于是以付有司多從其說

冊府元龜貞觀十四年十月甲戌趙王元景等表請封禪奏曰夫功成道合古今以爲隆平登封降禪聖賢謂之大典是以出震則天之后革夏變商之君繼韶夏而施尊名崇號謚而廣符瑞顧遲遲焉羣臣區區誠爲此也原夫大始云構生靈厥萌黎庶布乎穹壤皇王司其右契遐哉上古以迄於茲歷選休徵未有如今日之盛也所以敢罄窺管無懼觸鱗瀝膽披肝言亦備矣援天引聖辭亦殫矣幸蒙亭育之澤降以聽覽之恩大賚雖敷猶申後命未便渙汗方事逡巡懷生之徒不遑寧處伏乞皇帝陛下則天成務應物爲心協三才之會昌乃儒然而動色遂萬姓之延首俯凝旒而改容雖復龍圖告徵龜書襲吉尚諮諏于四岳建明謨于兆人欲使六合之中沃心通于朝野八紘之內下問浹于華戎凡在人靈疇無扑躍今茲百辟咸集九有攸同並執玉以來庭俱式歌而且舞遠則重譯僉議近則端笏參謀欣覩增天之高願逢加地之厚絶域忘生而越險華髮忍死而爭趨中外之心克諧愚智之情允睦掌故事者草登封而待期執羈勒者儼車徒而俟命庶官率職三事夙興遠邇昌言明靈幽贊莫不傾視俯聽希陪肆覲之禮效祉呈祥欽承告成之慶山稱萬歲企和鑾而發奇雲

浮五彩佇華蓋而交蔭兩儀之情轉迫萬國之望愈深
臣又聞之屈已從衆至人所以稱仁絲言顯發哲王以
之敷信昨奉明詔許以試之實降皇情俯同人欲寬仁
之利斯博示信之道宜弘即日庶尹馳心咸奉章而守
闕列藩翹足各伏地以祈恩所冀天慈深加昭察制可
羣寮之奏尅以發軫之期頒示普天申明絶典使夫一
時之士欣獨高于萬代八荒之黄荷周露于再造則臣
等死日猶生之年不任誠懇之至謹與連率方牧等奉
表詣闕固請以聞帝冲讓不許至于再三于是下詔曰
自古明王君臨區宇功濟天下道被生民内外無虞年
穀豐稔莫不歸功上元致禮厚地騰茂實于六合飛英
聲于百代今公卿在列屢屬虚心岳牧具僚固陳僉願
理在難奪敬依來請顧循諸已仍懷慙德

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十五年四月辛卯詔以來歲二月
有事于泰山六月己酉有星孛于太微丙辰停封泰山
唐書禮樂志唐太宗已平突厥年穀屢豐羣臣請封太
山太宗初頗非之已而遣中書侍郎杜正倫行太山上
七十二君壇迹以是歲兩河大水而止其後羣臣言封
禪者多至十五年將東幸行至洛陽而彗星見乃止
冊府元龜貞觀十五年三月庚辰肅州言所部川原遍
生芝草先是百僚及雍州父老詣朝堂上表請封禪四
月辛卯朔下詔曰肇有蒸庶樹之司牧載籍所紀風烈
猶存至于道洽品物功成宇縣天眷彰于符瑞人事表
於隆平莫不增封岱宗廣禪梁甫榮鏡六合對越三神
前聖所以垂其尊名後王所以仰其休烈蓋由此也自
火德既衰三光分裂金行失御九鼎沈淪諸華競逐彝

倫大壞雖周室削平趙魏隋氏混一文軌而金革之事未戢于封疆雅頌之音弗聞於朝廷遂使至教闕如淳風莫反齊郊絶類帝之禮日觀缺升中之儀其已久矣朕丕膺景命嗣守洪基承大亂之餘當率土之責負扆興惕納隍在慮上憑宗社之靈下資士庶之力草昧伊始援干戈以靖亂區夏既平引禮樂以緯俗尉候無警蕃畜有年比屋咸保其歡含氣不違其性殊方異域盡地界而來庭應圖合牒殫天符而表瑞緬懷前載詳求諸已豈伊寡德能致此乎固乃上元所叶贊也而羣公卿士百辟庶僚因陳人祇之意請遵封禪之典推而不居至於數四文武之情彌切內外之議日聞誠請頻繁淹歷年載朕繼跡百王因心萬物上奉蒼昊義在薦功下撫黎元方祈厚福既迫茲理敢不祇從猥以眇身齊

美上代永言夙志凜乎增惕可以來年二月有事泰山所司宜與公卿并諸儒士及朝臣有學業者詳定其儀博考聖賢之旨以允古今之中務盡誠敬稱朕意焉于是詔太常卿韋挺爲簡較封禪大使禮部侍郎令狐德棻副焉朝廷參議其儀異端競起祕書少監顏師古乃奏稱臣撰定封禪之禮書在十一年春于時諸儒參詳以爲適中詔公卿定其可否多從師古之禮六月己酉有星孛於太微宮犯帝位辛亥朝散大夫行起居郎褚遂良進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前烈告成升岳天下幸甚而行至雒陽彗星輒見此或有所未允合者也且漢武優柔數年始行岱禮臣愚伏願詳擇丙辰詔曰自古皇王受天之命建顯號於封禪揚洪名於竹帛者莫不功濟夷夏道叶人祇然登太山之高刊梁甫之石未有

七德靡記九部寂寥而欲齊聲於聖哲垂美於篆籀者也朕承宗廟之重當區宇之責寅畏三靈憂勤萬姓雖戡剪禍亂克定遐荒而至教猶鬱刑典未厝勝殘之化未洽于率土和平之風多慙于往烈是以覽經籍而自失想壇場而增懼亟寢紳之奏屢拒公卿之請逡巡大典荏苒歷載近者文武百僚州縣庶尹頻繁抗表殷勤固陳咸以為兩儀交泰四夷賓服禮讓興行年穀豐稔蒼昊呈符于上靈符不可以久替黎獻協心於下衆欲不可以固拒朕迫茲羣議敢不敬從欲薦功上元大報后土升中之儀已具省方之期有日今太史奏有彗星出於西方朕撫躬自省深以戰慄良由功業之被六合猶有未著德化之覃八表尚多所闕遂使神祇垂祐警戒昭然朕畏天之威寢興靡措且曠代盛典禮數非一行途之間勞費不少冬夏凋弊多未克復將送儀仗轉運糧儲雖存節省之義終煩黎庶之力非唯上虧天意亦恐下失人心解而更張抑有故實前以來年二月有事太山宜停庶夙夜自修遂其罪已之志勤恤匪懈申其納隍之情倘蒙靈祇迴睠宗社介福朝廷同于大道風俗歸于朴素告成之美更思其宜仍命所司太山有前代帝王因封禪立碑及石函檢之類往遭離亂被賊毀發並修立瘞藏之

二十年十一月司徒長孫無忌與百僚又請封禪詔曰朕請封禪不許司徒長孫無忌與百官及方岳等上表念遠役初寧頗須休息深知所請甚合機宜即事省方恐生勞擾俟百姓閑逸可徐議之十二月己丑司徒長孫無忌等又詣順天門抗表請封禪曰臣聞陰陽不測

陶冶生靈之謂神道德元通仁育黎元之謂聖聖也者自天之攸縱也神也者代天之理物也是以惟天稱辟靈心作其會昌惟辟奉天至誠表其封禪升中之道抑斯之謂歟由是先王急焉當仁不讓景中必彗時至則行務在告于成功故無俟于終日伏見綸旨辭遠役之初寧緩此嘉期託俟人之逸豫豈容前歌拔拒戢武之後辭勞拓境開疆太平之秋有勳誠如睿慮未昭百姓之心假此空言實乖千里之應臣等伏膺麟閣縱觀太始之初沈研鳥文歷選檜巢之上悠悠栗陸未辨犧牲淼淼大庭孰知鐏俎衮衣為飾尚報太帝之功茹毛充薦輕展介丘之禮西叙窮乎積石東漸迫乎滄江化未覃于九夷貢有闕于三脊猶且範圍天地斡運羲舒揚翠旌于奉高撫朱紘于岱岳迓百神而賓上帝埶三靈而謂太壇玉牘靈文飛英華于萬古金繩秘檢騰清輝于八埏是知紀號垂名崇高莫加于肆類推功輯瑞廣厚莫大于登封若乃靈貺所集人謀允洽雖固執於撝謙諒無得而辭也伏惟皇帝陛下研精探賾神無不照唯幾所鑒洞出象帝之初先天成則超貫混元之際由是大明揚彩麗雕軒以再中景宿騰輝藻璇題以宵映奔山車而疊軫促日馭之鳴鑾躍澤馬而相趨徵天駟之徐軔煙川清野蓄洩于奕奕之阿薰風驚途扇蕩于云云之嶠其寘兆也如彼其顯應也若斯而陛下因事逡巡方稽大典使尊名顯號韜光于琰碑絶異殊尤沮絢于瓊簡孰謂畏天之命順人之欲者歟率土悽悽深所未喻臣又聞之游海若者馮夷之宮為陋登太山者魯侯之邦蓋小是知絳霄不極九垓網絡于胸中赤縣

無涯四海括囊於度内何者升山巢睫竊比所以懸殊朝菌靈椿長短自然相度也若夫大樂云替封豨盜鐘大禮既湮長鯨裂冕酌撫石于無體鈞天之響鬱興採掃地于無形禋宗之道愈劬則女希懸其創制軒后歸其正名矣至若比屋見誅農夫化爲京觀禀嗇無類匏牧窮于染鍔重興粒食頌栖畝之餘糧首建驂騑詠徒行之兼乘則農皇貶于推轂羲氏退以扶輪矣既而凝旒闡化中外禔福負扆勝殘飛沈遂性亭育侔于宇宙就望體于雲日荷其德以難名用其功而無謝故乃邈高辛之順義孕顓頊之疏通矣加以刑清政肅委金科而罔施毀犴空圄設畫衣而莫犯通闕梁于負服共苑圃于黎蒸擊壤而謡傳清音于戎狄耕田而食建可封于皂隸外戶設而不扃神獸馴而靡觸故以光融伊帝

景煥虞庭至於卑宮菲膳孝享通于鬼神大路越席致敬極于嚴配黃屋建三辰之旂垂範裕于千祀元冕垂九旒之藻設法懸于萬代小正調其玉燭應祥冥而不虧中天朗其金鏡與真明而同晷則文命以是伏膺元王于茲負笈矣洎乎翦商除害夷項墾災戮莫野而復皇猷詠疇華而清帝道提倚天之長劍拯塗炭于遊魂揮駐日之雕戈暢懷生于仁壽則駭文武之仍代吞高光之累葉矣詮彼數君時聞一善能兼之者實歸仁聖若乃提封海外總一寰中日域窮芳華之津月竁跨濛波之表顯顯向内並爲冠帶之倫飄飄鴛鳳總萃王庭之會賁壯荒之明月物天府以摛光筐南州之火毛鬻旗亭而吐曜龍伯鈞鰲之旅咸編列于武臣鳳洲君子之渠各委質于文吏斯乃書契之所未覩超古先而絶

類矣竊惟域中三大義均一體感通由乎影響彌綸切乎交際是知德逾厚者貺逾深功尤高者祥尤著當今皞穹儲祉浹天紘以宅心后土錫符總坤維而服化由是百官累息萬國聳神僉發叩閽之請佇副上靈之望伏願時紆睿綖遠振天聲徵鴻儒聘鯢齒考逸義緝遺編撫秦煨之逸文採魯壁之餘蠹酌雲經而定議憲河圖而繕儀然後五路乘春金鑣肅景五牛翻其折羽六龍輝其鏤錫鼓豐隆而驚翠徵振列缺而清綠野凝笳發岫合萬歲于山言飛蓋登巒錯五松于林秀登圜壇而接武降曜魄而齊尊俾夫一代衣冠寘其名于冊府四方夷狄鑿其竅于靈宮則普天欣賴懷生再造朝聞夕死扑若登仙臣等深荷玉成不勝至願重竭愚瞽昧死以聞詔曰朕遐觀哲王煥在方冊功既成矣咸禮備以升中道既行焉必奉符而告禪所以發揮天命昭格上靈其有建顯號以創鴻徽施尊名而騰茂烈者莫不揚輝于鏤玉綯景于塗金昭昭然麗三辰而並運滔滔焉播四宇而極深朕誠寡德良深景慕曩者氓俗凋弊國步甫安勉致隆平日不暇給而槐卿守闕請繼美于云亭岳牧叩閽祈踵武于梁岱自惟菲薄至道未凝抗禮皞穹實懷疑懼緬尋幼齒運鍾交喪忘其家以徇天下委其體以濟衆中翊戴先皇削平諸夏出於萬死首導五橫之源不顧一生光錫兆人之命越自鑪炭獲返營魂拔於鬼錄並登仁壽竊惟天地之大德存於施生朕以徑寸之懷小心襲於造育降期體泰諒或緜茲不然者何能致於此也遂得池隍象浦苑囿龍沙置一侯於鶡林同六爻於鰲水實資天聽責以咸亨豈朕徵庸

而能及此今兹列辟卿士鴻生碩德各述靈徵累陳丹
欵既迫羣議當事敬從乃詔有司廣名縉紳先生議方
石圜壇之制草封禪射牛之禮修造羽儀輦輅並送之
雒陽宮

唐書太宗本紀貞觀二十一年正月丁酉詔以來歲二
月有事於泰山八月泉州海溢壬戌停封太山

冊府元龜貞觀二十一年正月丁酉詔曰朕聞天高地
大首播黎方媧皇燧人肇恭元籙是知施生爲德處崇
高而不言亭毒攸資委欽明以司契洎乎三正迭建五
運相遷休烈存乎典墳至道流乎雅頌其有仰齊七政
俯會百神察靈眷于祥符服元功于昭告莫不罄情潔
岱繼踵云亭對越兩儀盡先聖之能事揚虞三統垂曩
哲之尊名懸鏡天衢罔不縣於此也自中陽絶組堙白
水于窮流宮孽紹興阻黃星于天墜永嘉東播化金馬
以爲牛道武南徂飛蒼鵝以登祚周吞岳裔逮三葉而
巢傾隋并舜後及二帝而舟覆莫不以凶易亂以暴代
昏各肆巨壑之心規享上靈之佑卻行求進其可得乎
由是寂寥千祀無懷之風不嗣泯棄七經子長之言殆
絶遂使成山日觀久闕升中之儀汶上明堂疇聞類帝
之義顧瞻禮樂深有可嗟朕幼踐危機愍斯窮運上同
負冀下靡息肩負荷休徵投旗鞠旅肅恭儲祉吟雲躍
鱗順朱鳥以行誅騫丹鳳而遐舉射九烏而懸日月區
品物以煦陽和練五石以造乾坤濟攉角以全眉壽于
是尊奉先帝凝旒于廟堂躬履兵鋒憂勤于變輔既而
仰逼威命俯順樂推越自唐侯言膺下武深惟憂責之
重自勗若厲之懷遂致靈貺無涯鬙毛頭而降錫遊魂

削祇盡窮髮以開疆東苑蟠桃西池睞谷咸覃正朔並
充和氣較凝禎於往代窮今古而罕聞考光澤于前皇
罄練緗而莫覩豈朕眇身勤勞所逮諒由高明垂鑒祚
此隆平今茲三事大夫百僚庶尹各述天人之意請躡
封禪之蹤顧惟寡薄推而不有杜絶羣言至于數四中
外之情尤切企佇之望逾深朕又詳思荷財成於穹昊
自古賢哲並歸功於大帝迺斯至理弗獲固辭展禮上
元實增慙懼可以貞觀二十二載仲春之月式遵故實
有事於太山諸內外具僚岳牧卿士既相敦喻將事告
成各罄乃心無虧政道恪居職務以協時雍所司宜與
縉紳先生載筆圓冠之士詳求通典裁其折中深加嚴
敬稱朕意焉乃令天下諸州明揚仄陋其有學藝優洽
文蔚翰林政術甄明才膺國器者並宜總集太山庶令

作賦擲金不韞天庭之捝披褐懷玉無溺屠釣之間務
得英奇當加不次也遣太常卿楊師道爲簡較封禪大
使戶部侍郎盧承慶爲副後改令禮部尚書江夏郡王
道宗爲大使司空梁國公房元齡等議云梁甫社首二
山並是古昔禪祭之所去十五年議奏請禪梁甫今更
奉詔詳議梁甫去太山七十里又在東南至於行事未
爲穩便社首去太山五里是周家禪處臣等參詳請禪
社首有詔依奏餘並依十五年議八月壬戌詔曰朕聞
探元賾者先實而後賓體至公者本仁而末禮名歸於
已往哲存而弗務德利於人前聖徇而爲急是用範圍
天地權輕重以會時宜取則陰陽適變通以從衆欲由
古之封禪無奪事機所謂奉天咸資務隙朕仰窺前志
歷選哲王無懷有巢緬逾繩契之末龜文鳳紀越在俎

豆之先扣寂寞以傳疑故可略而言也至如三元立統百物正名步驟之軌非遥損益之源可挹雖尧心廣運局疆域於流沙禹跡遐宣限隄封於碣石猶且先引即叙次展玉帛之儀首創賓門方備云亭之典告成之義罔弗由茲況朕奄有方輿闡域該於千古仰承靈眷降福超於百王巨海所環莫非臣妾長河攸括並入封疆日者夷夏同文禎符狎至謂可鳴鑾日觀勒牒仙閭許以來春親行告禪而今延陁一姓流竄西陲控弦萬計初歸正朔新就繫維又以公卿庶僚各陳誠請遂有翠微之役非無板築之勞既而山谷阻深朝宗有礙重披丹懇請建玉華且復頻有興造恐致煩勞兼聞河北數州頗傷淹澇朕爲人父母思濟黎元順動升中理無兼遂其介丘之禮宜且權停其玉華宮制度務從菲薄更令卑陋庶免風雨稱朕意焉

〔唐書謝偃傳〕太宗時偃爲弘文館直學士撰玉牒真紀以勸封禪

〔唐實錄〕貞觀五年正月朝集使趙郡王孝恭等請封禪手詔不許十二月已亥朝集使表請帝曰未遑六年百僚又請不許十一年帝將有事封禪國子博士劉伯莊等皆上封禪事言新禮簡略勑名儒及顏師古朱子奢參議得失議者數十家遞相駁難不決于是元齡徵師道采衆議以爲永式十四年十月甲戌趙王元景等表請壬辰詔從十五年三月庚辰蕭州言所部川原遍生芝草先是百僚及雍州父老詣朝堂表請四月辛卯朔詔以來歲二月有事於泰山詔太常卿韋挺爲檢校封禪大使禮部侍郎令狐德棻

副焉秘書少監顏師古奏臣撰禮書在十一年春詔
公卿定可否多從師古之禮六月已酉有星孛太微
宮辛亥起居郎褚遂良進曰行至洛陽彗星輒見或
有未允合者丙辰停封泰山

（容齋隨筆）漢光武建武三十年車駕東巡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録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後二年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發宗感此文乃詔梁松等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遂奏三十六事于是求武帝元封故事以三月行封禪禮唐太宗貞觀五年羣臣以四夷咸服表請封禪詔不許六年復請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爲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耶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太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已而欲從其請魏鄭公獨以爲不可發六難以爭之至以爲崇虛名而受寔害會河南北大水遂寢十年復使房喬裁定其禮將以十六年二月有事于太山會星孛太微而罷予謂二帝皆不世出盛德之主灼知封禪之非形諸詔誥可謂著明然不能幾時自爲翻覆光武感于讖記太宗好大喜名以今觀之蓋所以累善政耳

蕙田案漢光武唐太宗皆一代令主灼知封禪之非而不免爲累一則惑於讖記卒毅然行之一則上下往復歸於中止然光武之興也何由知非僕本以讖爲始事故深信不疑雖初有欺天之語而亦不顧其心事固坦然明白也若太宗非力不能行特以終非盛德之舉雖四方獻諛議協盈廷不過藉以頌述功德爲快心之事故時與答勅而姑從之意在居其美而謝其名其用心更爲深遠也不然以貞觀之時何難舉此一事豈彗星河決之所可止而鄭公所得而爭哉二主之心跡自不同矣

右唐太宗封禪未行